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社會工作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家庭支持和朋友支持之改變對青少年憂鬱與偏差行為

之影響

Changes in Family and Friend Support : Effects on

Adolescent's Depression and Delinquency

周俐利

指導教授：潘恩伶 博士

中華民國一〇一年七月

誌謝辭

終於通過了最後也是最難的一關了！轉眼間，竟然花了五年的歲月完成碩士學位！從一開始雄心壯志的希望兩年半完成，接著一直不斷加碼，接著休息了一年後，硬是把四年的修業期限都用完，在最後一刻，總算是完成了！

謝謝恩伶老師願意答應指導且協助我完成這項艱難的任務，在斷斷續續的論文寫作過程中，我總是認真一月喘息N個月，您卻總是體貼我工作忙碌不忍苛責，包容我總是趕在期限到來的最後一天交出功課，犧牲了無數個週末假日修改我的論文。在每次的討論過程中總是能解決我的疑問，而且，總是不斷提醒我論文該有的「份量」，從您身上我學習到研究該有的精神。還有彭老師在休假之餘還硬是被我凹來擔任口試委員，細心的提醒我如何明確且精準的表達變項的概念，而且在對於研究論文發現如何與社會工作實務連結提供許多寶貴建議，玉慧老師則是在從未見過面的狀況下，很有勇氣的答應了口試委員，總是能一針見血的指出我在統計上及研究方法的缺失與遺漏，給予很多指點。謝謝你們給了我許多寶貴的意見與肯定，讓我得以繼續堅持下去也讓我在過程中學習到許多。還有可敬的謝老師，雖然我辜負了你的期待，沒有在讀完大學後繼續讀研究所，而且還轉行了，不過真的謝謝你在大學時就幫我們打下深厚的統計與研究方法的基礎，歷經十多年依舊受用。

感謝思穎開設 STATA 速成班，一對一教學，讓我可以迅速上手這以前都沒學過的統計工具；親愛的同學正鄆，在大家相繼畢業之後，鼓勵我要堅持下去，在工作之餘還抽空協助我的計畫書及論文口試；還有小雅，冒著看完會頭暈的風險幫我看論文。

最後，感謝我親愛的寶貝，你是我完成論文最大的阻力卻也是督促我趕快完成最大的動力，還有愛嘮叨的媽媽，雖然有時候真的很煩，不過也是因為有妳讓

我在最後幾個月可以專心的去圖書館寫論文。

五年兼職學生的生活要劃下句點了，這過程讓我體認到一邊工作一邊唸書的辛苦，每當晚上與假日想要放鬆與玩樂，心裡總是帶著愧疚。現在，終於可以卸下兼職學生的身份囉！

俐利

2012. 7. 30 於家中

中文摘要

社會支持為協助青少年發展的重要資產，缺乏社會支持可能導致內在憂鬱或外在偏差行為，家庭和友誼支持為青少年時期兩大重要社會支持，對青少年有重要影響。本研究在瞭解青少年時期家庭和友誼支持改變的狀況，以及在不同階段（國中與高中），家庭和友誼支持、支持變化與和支持變化類型對青少年內在憂鬱與外在偏差行為的影響。以「臺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簡稱 TYP）之長期追蹤資料，2000 年時就讀國中一年級學生的第一波（2000）、第三波（2002）和第六波（2005）資料，刪除遺漏值後共 1628 個樣本進行分析。研究結果發現：

（一）青少年時期知覺到的家庭支持是隨著年紀的增加而減少，友誼支持則隨著年紀的增加呈現增加情形；（二）無論是在國中階段或高中階段，家庭支持對於青少年內在憂鬱與外在偏差行為都有影響；（三）在國中階段，家庭支持變化對於青少年內在憂鬱與外在偏差行為都有影響，高中階段，家庭支持變化僅對青少年內在憂鬱有影響；（四）無論是在國中或高中階段，友誼支持與友誼支持變化對青年的內在憂鬱與外在偏差行為都沒有影響；（五）不同支持變化類型的青少年在內在憂鬱及外在偏差行為上有所不同。雖然青少年知覺到家庭支持隨著年紀越大而減少，友誼支持則隨著年紀越大而增加，但無論是在國中階段或高中階段，知覺到家庭支持與支持的改變對青少年內在憂鬱與外在偏差行為有其相當之重要性，其無法以友誼支持來替代或彌補，家庭支持影響的重要性仍不可忽視。建議家人應多關心並提供青少年支持，實務工作者可以協助家人提供青少年支持、評估青少年支持變化和善用家庭支持協助青少年達到處遇目標。

關鍵字：家庭支持、友誼支持、青少年、臺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

ABSTRACT

Social support is an important asset in the development of adolescents. The lack of social support may lead to depression or delinquency. Family support and friend support are two important sources of social support for adolescents. However, little is known that the impacts of changes in family and friend support on adolescent's outcomes.

The data was drawn from Taiwan Youth Project (TYP), which was a longitudinally panel study in the northern areas of Taiwan (n=1628). The purposes of this study are to examine the changes of family support and friend support among adolescents, and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the patterns and changes on social support on adolescent's depression and delinquency in different developmental stages, junior high school and senior high school.

In general, the finding of this study is consistent with previous research findings. When adolescents get older, perception of family support is declined, but friend support is increased. However the effects of family support on adolescent's depression and delinquency in junior high school and in senior high school were more important than friend support. It is noted that the changes in family support are significant related to adolescents' depression and delinquency in the stage of junior high school. Another important finding is that friend support is not significant related to adolescents' depression and delinquency. Finally, different types of change pattern had different levels of depression and delinquency.

Changes in family support had great effects on adolescents' depression and delinquency.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suggest that practitioners help parents to provide efficient support for their children, evaluate the changes in family and friend support, and help adolescents to achieve the goals of intervention by using of family support.

Keywords : family support, friend support, adolescent, Taiwan Youth Project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
第二節	研究目的.....	4
第三節	研究問題.....	5
第四節	名詞釋義.....	6
第二章	文獻回顧	7
第一節	青少年社會支持.....	7
第二節	家庭和朋友支持對青少年內在憂鬱和外在偏差行為的影響.....	13
第三節	個人特質和家庭背景因素對青少年內在憂鬱和外在偏差行為的影響.....	21
第四節	小結.....	24
第三章	研究方法	26
第一節	研究架構.....	26
第二節	研究假設.....	28
第三節	研究樣本與資料來源.....	29
第四節	研究變項之定義與測量.....	31
第五節	資料處理與分析.....	39
第四章	研究結果	44
第一節	主要變項之描述統計.....	44
第二節	支持的變化.....	51
第三節	家庭、朋友支持對青少年內在憂鬱之影響.....	53
第四節	家庭、朋友支持對青少年外在偏差行為之影響.....	66
第五章	研究結論與建議	78
第一節	研究結論.....	78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	86

參考文獻.....	90
附錄一 抽樣結果.....	93
附錄二 變項之問卷題項說明與計分處理.....	94

圖表目錄

圖 3-1-1 研究架構.....	27
表 2-1-1 家庭和朋友支持變化相關文獻.....	12
表 2-2-1 家庭和朋友支持與青少年內在憂鬱和外在偏差行為相關文獻.....	20
表 3-3-1 研究樣本說明.....	30
表 3-4-1 調整支持改變分數說明（支持增加）.....	34
表 3-4-2 調整支持改變分數說明（支持減少）.....	34
表 3-5-1 多元迴歸分析模型.....	41
表 3-5-2 邏輯迴歸分析模型.....	43
表 4-1-1 內在憂鬱分析摘要表.....	44
表 4-1-2 外在偏差行為分析摘要表.....	45
表 4-1-3 家庭和朋友支持描述分析摘要表.....	46
表 4-1-4 支持變化分析摘要表.....	47
表 4-1-5 支持變化類型分析摘要表.....	49
表 4-1-6 自尊描述分析摘要表.....	50
表 4-1-7 家庭結構分析摘要表.....	50
表 4-2-1 家庭支持變化之相依樣本單因子變異數摘要表.....	51
表 4-2-2 家庭支持變化事後比較.....	52
表 4-2-3 朋友支持變化之相依樣本單因子變異數摘要表.....	52
表 4-2-4 朋友支持變化事後比較.....	52
表 4-3-1 國中階段家庭、朋友支持對青少年憂鬱影響之迴歸分析.....	55
表 4-3-2 國中階段支持變化與支持變化類型對青少年憂鬱影響之迴歸分析.....	58
表 4-3-3 高中階段家庭、朋友支持對青少年憂鬱影響之迴歸分析.....	61
表 4-3-4 高中階段支持變化與支持變化類型對青少年憂鬱影響之迴歸分析.....	64
表 4-4-1 國中階段家庭、朋友支持對青少年偏差行為影響之邏輯迴歸分析.....	68

表 4-4-2 國中階段支持變化與支持變化類型對青少年偏差行為影響之邏輯迴歸分析	71
表 4-4-3 高中階段家庭、朋友支持對青少年偏差行為影響之邏輯迴歸分析.....	74
表 4-4-4 高中階段支持變化與支持變化類型對青少年偏差行為影響之邏輯迴歸分析	76
表 5-1-1 驗證結果摘要表.....	89

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目的是要探討家庭和友誼支持之改變對青少年內在憂鬱與外在偏差行為的影響，本章分別闡述研究動機、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第一節 研究動機

青少年時期為生命歷程中重要發展階段，個體面對生理及心理的快速成長和開始為脫離「兒童時期依賴」進到「成年時期獨立」做準備，因此青少年時期成為一個特別且重要的轉捩點。面對各方面的轉變，青少年許多能力尚未到達成熟，故需要充足的「資源」來因應，如果缺乏資源協助其調適，可能會產生內在心理問題或出現外在行為問題。相關研究指出社會支持對於青少年生活適應及促進其福祉十分重要，缺乏社會支持可能會導致憂鬱或產生許多風險的行為(Colarossi & Eccles, 2003; Hafen & Laursen, 2009; Helsen & Vollebergh, 2000; Ritakallio, Luukkaala, Marttunen, Pelkonen, & Kaltiala-Heino, 2010; 于濑, 2007; 王齡竟, 2008)。因此，社會支持可視為協助青少年發展重要的「資源」之一。

家庭與學校為青少年最主要的兩個生活場域，內政部兒童局於2010年「臺閩地區兒童及少年生活狀況調查報告」中發現受訪少年困擾時的求助對象，以「同學朋友」者最多，佔79.3%；「父母」次之，佔50.2%（內政部兒童局，2010）。由此可以看出青少年尋求的社會支持來源主要為家庭和友誼支持。另外，相較於兒童時期，青少年時期社會支持網絡開始有所變化，青少年主要知覺到支持的對象由家庭轉移至友誼(Cornwell, 2003; Helsen & Vollebergh, 2000; Scholte, van Lieshout, & van Aken, 2001; 簡伶蓁, 2009)。Helsen 與 Vollebergh (2000) 針對2918位12至24歲青少年探討家庭、友誼支持與青少年情緒問題的橫斷性

研究發現，處於不同年紀青少年知覺到的父母支持與朋友支持有所不同，特別是在 12 至 16 歲間的青少年，年齡越大的青少年知覺到的父母支持越少，同儕支持則越多。長期研究也有相同發現，青少年知覺到的父母支持逐年遞減，而同儕支持則呈現遞增的趨勢(Cornwell, 2003; Scholte et al., 2001)。

過去在服務青少年時發現青少年期父母與孩子關係變的緊張，同儕在青少年心中的地位似乎越來越重要，朋友的一句話勝過父母的千言萬語。許多父母深感挫折，不知道該如何關心孩子，與孩子的關係也越來越疏離。縱使如此，在與青少年相處過程中發現父母影響仍不可忽視，在其心底父母的關心與支持仍有著重要影響。國內調查也發現，青少年主要的支持管道來自同儕朋友，但家庭支持與否卻最能影響其憂鬱情緒。家庭對青少年的支持越高，青少年憂鬱程度就越低，家庭支持較為薄弱，青少年容易產生情緒困擾問題(董氏基金會，2002；家扶基金會，2010)。雖然過去研究和調查發現青少年主要知覺到支持的對象由家庭轉移至朋友，但家庭支持對青少年影響性仍是不容忽視。因此，家庭和 friend 支持為青少年時期兩大重要社會支持系統，對青少年有重要影響。

國外研究更進一步發現，家庭和 friend 支持變化對青少年亦有影響，隨著支持增加，憂鬱情緒減少，當支持減少，憂鬱情緒則增加(Cornwell, 2003)。國內關於青少年社會支持研究多著重在社會支持之因應效果(周淑如，2006)，較少探討對青少年的直接影響。另一方面，國內由於較缺乏長期研究資料，有關青少年社會支持的研究多是橫斷性研究，僅能探討單一時間點社會支持與青少年內外問題之關連(施雅薇，2004)，忽略了社會支持隨著時間變化的特性。

目前研究支持變化與青少年內外問題關係的長期研究，僅針對單一支持來源或分別探討(Cornwell, 2003; Scholte et al., 2001；簡伶蓁，2009)，忽略青少年時期家庭和 friend 支持間變化存在不同變化類型，例如家庭支持減少而 friend 支持增加、家庭支持增加而 friend 支持減少、兩者同時增加或減少等不同變化類型

對青少年有何影響？

發展相關文獻提到，家庭和朋輩支持對青少年的影響在不同時期亦有所差異，低父母支持對年紀輕的青少年影響比年長者大，低同儕支持對年長的青少年影響比年紀輕者大(Young, Berenson, Cohen, & Garcia, 2005)。然而Helsen 與 Vollebergh (2000) 探討家庭、朋輩支持與青少年情緒問題的橫斷性研究有不一致的發現，對較年長的青少年，父母支持的影響較小，而同儕支持的影響並無如預期對年紀較大的青少年的影響較大。無論國內外在探討社會支持影響時，並未進一步區分不同階段的差異，在台灣，青少年時期涵蓋國中及高中（職）兩個不同就學階段，本研究試圖探討在這兩個不同就學階段，家庭和朋輩支持改變對青少年的影響又是如何？

過去文獻在探討支持對青少年的影響主要著重在內在心理問題與外在行為問題兩個層面，內在層面以憂鬱程度，而外在表現則以偏差行為作為影響之測量變項。因此，本研究也以青少年內在憂鬱與外在偏差行為作為支持對青少年影響的觀察指標。

瞭解青少年社會支持系統的改變以及支持改變的影響，在實務工作上有助於專業工作者評估青少年社會支持網絡並發展適當之服務策略以協助青少年。由預防觀點來看，協助個人維持充足的社會支持有助於促進個人身心健康達到良好調適，由治療的觀點來看，協助個人增強或重建社會支持亦能夠讓個人有充足的能力與資源達到處置目標。

因此，本研究藉由分析「臺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之長期追蹤資料，瞭解青少年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國中與高中），朋輩支持與家庭支持變化對於其內在憂鬱與外在偏差行為的影響。希望可以瞭解支持改變對於青少年內在憂鬱與外在偏差行為的潛在風險，提供青少年的家人、師長和相關專業人員具體的建議，共同協助青少年順利過渡到成人階段。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根據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目的如下：

- 一、瞭解青少年時期家庭和朋輩支持改變的狀況。
- 二、探討青少年家庭和朋輩支持對其內在憂鬱、外在偏差行為的影響。
- 三、探討青少年家庭和朋輩支持改變對其內在憂鬱、外在偏差行為的影響。
- 四、探討青少年家庭和朋輩支持變化類型對其內在憂鬱、外在偏差行為的影響。
- 五、探討不同階段（國中與高中），家庭和朋輩支持之改變對其內在憂鬱、外在偏差行為的影響。

第三節 研究問題

根據研究目的，本研究將分別於青少年國中和高中階段探討下列研究問題：

- 一、青少年時期家庭支持變化情形為何？
- 二、青少年時期朋友支持變化情形為何？
- 三、家庭支持對青少年內在憂鬱的影響為何？
- 四、朋友支持對青少年內在憂鬱的影響為何？
- 五、家庭支持變化對青少年內在憂鬱的影響為何？
- 六、朋友支持變化對青少年內在憂鬱的影響為何？
- 七、家庭支持對青少年外在偏差行為的影響為何？
- 八、朋友支持對青少年外在偏差行為的影響為何？
- 九、家庭支持變化對青少年外在偏差行為的影響為何？
- 十、朋友支持變化對青少年外在偏差行為的影響為何？
- 十一、 家庭和 friend 支持變化類型對於青少年內在憂鬱的影響為何？
- 十二、 家庭和 friend 支持變化類型對於青少年外在偏差行為的影響為何？

第四節 名詞釋義

本研究主要探討家庭和朋輩支持之改變對青少年內在憂鬱與外在偏差行為的影響，以下就本研究中所使用之名詞加以界定：

一、青少年時期

本研究中的青少年時期是指 13 至 18 歲，又分為國中階段為 13 至 15 歲和高
中階段為 16 至 18 歲。

二、家庭支持

個人知覺到來自家庭的支持，包含情感關懷、實質協助與訊息提供。

三、朋輩支持

個人知覺到來自自己所認定最要好朋輩的支持，包含情感關懷、實質協助與
訊息提供。

四、憂鬱

憂鬱是指一個人感到嚴重的心情低落，並伴隨著憂愁、孤獨、失眠等多種不
愉快情緒以及產生頭痛、頭暈肌肉酸痛等身體狀況綜合而成之身心狀態。

五、偏差行為

偏差行為是指個人的行為破壞了社會常規或標準，或者是觸犯法律。本研究
所指之偏差行為包含曠課、逃學、逃家、抽煙喝酒以及物質濫用。

第二章 文獻回顧

本章將回顧與討論國內外相關文獻。首先，第一節是青少年社會支持，說明社會支持意涵、社會支持的功能、青少年主要社會支持來源及其變化；由於家庭和朋友支持為青少年時期兩大重要社會支持，因此，第二節進一步分別探討家庭和朋友支持改變對青少年內在憂鬱與外在偏差行為的影響；第三節則是探討個人特質與家庭背景等其他因素，對青少年內在憂鬱、外在偏差行為的影響，最後統整國內外研究的發現作為本研究之基礎。

第一節 青少年社會支持

社會支持是動態的人際歷程，個人在社會體系中透過與他人的互動獲得各方面協助，使其能面對壓力、解決問題達到良好的適應，其改變亦會影響到個人在社會環境中的調適。本節先說明社會支持的意涵、功能，再藉由過去的研究進一步探討青少年主要的社會支持來源及其變化。

壹、 社會支持的意涵

1970 年代以來，社會支持的概念逐漸獲得西方學者的重視，Caplan、Cassel 和 Cobb 等人的研究主在探討生活壓力對生理及心理健康所造成之負面影響，並發現社會支持可以緩和和生活壓力對生理或心理造成的衝擊及增進個人的生活適應(引自蔡嘉慧，1998)。爾後，即有許多學者投入社會支持相關研究。

然而，對於社會支持的概念，不同學者提出不同看法，而不同研究亦會從不同角度來界定社會支持這個概念。從社會支持的內容來看，Caplan 於 1974 年時提出社會支持視為在團體中個人為克服挫折與壓力情境過程中，從正式或非正式之關係中獲取情緒 (emotional)、認知 (cognitive)、與物質 (material) 之

支持。情緒支持是一種促成有舒適安全感之行為表現，其可使個人得到尊敬、關愛及從別人所提供之照應與安全感。認知支持是指個人在瞭解其生活世界與調適之過程中所可獲取之資訊、知識與忠告。物質支持代表的是實質物品以及服務之提供，用以解決實際上所遭遇之困難。接續的研究者 Thoits 整合先前的類型，於 1985 提出兩種支持類型：社會心理功用之支持，如關愛、同情、瞭解、接納、尊重等；實質具體之協助，包括提供忠告、資訊、消息，分擔家庭或工作責任和支援經濟，以協助其因應壓力情境(引自邱珮怡，2000；高迪理，1991；謝毓雯，1998)。

另外，亦有學者強調社會支持為一動態人際互動歷程。在 1981 年，House 認為社會支持是一種人際間相互交流。Heller、Swindle 與 Dusenbury 在 1986 年時更進一步說明社會支持是接受者所知覺到的人際互動，互動過程知覺到的各種協助可增進接受者自尊或調適壓力(引自蔡嘉慧，1998)。

社會支持是一個多向度的概念以及動態的人際歷程。個人在社會體系中，透過互動而獲得家人、重要他人、同儕及社會機構在生理、心理、訊息、工具或物質上的協助。這種實質與情緒上的幫助，使受支持者覺得受到關心、尊重，而這些社會支持能夠幫助個人減少壓力、解決問題、滿足需求以及增加個人因應能力。

貳、 社會支持的功能

社會支持的功能在社會支持的定義中可以窺見，如 Caplan 和 Thoits 在定義社會支持時都提到社會支持可以協助個人克服挫折與壓力情境(引自邱珮怡，2000；高迪理，1991；謝毓雯，1998)。Cohen 與 Wills (1985)提到社會支持與健康關係有兩個主要的觀點：主要效果模式 (main effects model) 及緩衝模式 (buffering model)，主要效果模式認為社會支持與健康有直接的關係，正向

的關係有助於個體的福祉，無論個體是否在壓力下，社會支持都有其效果。緩衝模式則認為，在高壓力情境下，社會支持能發揮其功效，低壓力情境下則效果不明顯。當個體面對壓力事件來臨時，社會支持可以協助提高個體處理問題的能力，減少壓力事件之衝擊，間接對身心健康及生活適應產生正面效果。

高迪理（1991）彙整過去相關文獻提出社會支持不僅被視為一種現象的描述，也有學者將其概念轉化成服務處置上之策略，可以從預防、適應、治療三方面去探討。從預防的觀點來看，社會支持可以協助個人在危機或壓力事件尚未發生前先建立促進身心健康、強化調適行為並增進解決問題之技能；從適應觀點來看，社會支持具有緩衝或緩和生活的壓力與挫折之作用，因此被視為調適或因應壓力生活事件的方法；第三種功能則是直接將其應用在服務處置過程中，將社會支持與社會網絡兩概念結合，在達成處置目標過程中，藉現有的或形成新的社會支持網絡來發揮社會支持之作用和效應。

社會支持除在壓力情境下緩衝壓力對個體健康負面的影響外，亦可滿足個人在自我認同、情感、物質等需求，直接對個人身心健康產生效果，有助於個人發展。因此，在實務工作上，由預防觀點來看，協助個人維持充足的社會支持有助於促進個人身心健康達到良好調適。由治療的觀點來看，協助個人增強或重建社會支持亦能夠讓個人有充足的能力與資源達到處置目標。

參、 社會支持來源

Caplan 在 1974 時將社會支持來源區分為正式與非正式二種。正式支持係指藉由組織本身的特性與目標來提昇個體的福利，其來源為專業人員、半專業人員、輔導人員等。非正式支持則是一種無結構性，屬於個別化需求的一種形式。Brown 則進一步提到正式社會支持來源是指提供服務的學校、衛生機關、政府或民間福利機構的工作者，及為特殊目的而結合的互助團體。非正式社會支持來源則是指

初級團體裡的成員，如家人、親戚、朋友、鄰居、社團朋友及工作中的同事(引自蔡嘉慧,1998)。Cassel 於 1974 年指出社會支持提供者主要來自於初級團體，包括家人、親戚、朋友、鄰居與同事等，意即非正式支持為主要的支持來源(引自邱珮怡, 2000)。

不同研究對象，其主要社會支持來源也有所差異。Scholte 等人(2001)研究青少年主要社會支持來源指出，青少年最主要的四個社會支持來源為母親、父親、手足與好朋友。McGrath、Brennan、Dolan 與 Barnett (2009)認為在青少年的社會網絡中，家庭和同儕佔最大部分。雖然，國中階段之青少年仍與家庭(父母、手足)維持互動(且較成人時期多)，但同儕的重要性不可忽略。Cotterell (1996)更清楚指出對青少年而言，同儕朋友的重要性不但增強，而且會轉變成提供支持者(引自于漱, 2007)。

國內研究也有相似的發現，由於國中生與正式專業機構的接觸機會較少，也較不了解求助管道，故遭遇困難時，通常不會直接找正式的專業組織尋求協助，主要還是以週遭親近的人為主，其主要社會支持來源為父母支持、兄弟姐妹支持、同儕支持與師長支持(邱珮怡, 2000; 邱瓊慧, 1988; 蔡嘉慧, 1998)。

由過去國內外學者的研究中可以瞭解，社會支持的主要來源雖包含正式支持系統及非正式支持系統，然青少年時期接受到的社會支持以來自非正式的家人及朋友的支持為最主要。

肆、 青少年時期主要社會支持：家庭和 friend 支持的變化

在青少年時期，人際關係開始改變，重要他人的網絡也重新再建構。社會支持是一持續與變動的過程，雖然兒童及青少年早期，父母在青少年的社會支持網絡中仍在核心的位置，但隨著年紀增長同儕的重要性在青少年時期持續增加，而且同儕會成為主要提供支持者。因此，青少年時期社會支持也產生變化，隨著年

紀的增加父母的支持維持或者呈現逐漸減少的趨勢，來自同儕的支持則呈現增加的趨勢(Cornwell, 2003; Helsen & Vollebergh, 2000; Scholte et al., 2001; 簡伶蓁, 2009)，茲將國內外探討家庭和友誼支持變化主要文獻整理於表 2-1-1。

Helsen 與 Vollebergh (2000)針對 2918 位 12 至 24 歲青少年探討父母和友誼支持和青少年情緒問題相關性的橫斷研究，發現不同年紀青少年知覺到的父母支持與友誼支持有所不同，特別是在 12 至 16 歲間的青少年，年紀越大知覺到父母的支持越少而友誼的支持則越多。由長期研究中也發現青少年時期家庭和友誼支持改變的趨勢，Cornwell (2003)運用兩年追蹤資料，研究 11,835 名分別就讀 7 至 12 年級，平均 15.36 歲的青少年，發現第二年研究對象整體獲得父母支持的平均數比起第一年是減少的，而友誼支持是增加的。Stice、Ragan 與 Randall (2004)運用三波長期追蹤，針對 11 至 15 歲青少年研究社會支持與憂鬱之關係，也發現研究對象整體獲得父母支持的平均數逐年減少，而同儕支持逐年增加。

國內僅簡伶蓁 (2009)針對七到九年級國中生進行研究，發現青少年家庭支持則呈現下降的趨勢，但其並未針對友誼支持的改變進行探討。因此，值得再進一步瞭解青少年時期家庭支持及友誼支持變化情形為何。

表 2-1-1 家庭和友誼支持變化相關文獻

作者 (年代)	研究方法	研究對象	研究發現
Helsen 與 Vollebergh (2000)	橫斷	12~24 歲	不同年紀青少年知覺到的父母支持與朋友支持有所不同，特別是在 12 至 16 歲間的青少年，年紀越大知覺到父母的支持越少而朋友的支持則越多。
Cornwell (2003)	縱貫 (追蹤兩年)	7~12 年級 (平均 15.36 歲)	第二年研究對象整體獲得父母支持的平均數比起第一年是減少的，而朋友支持是增加的。
Stice、Ragan 與 Randall (2004)	縱貫 (追蹤三年)	11~15 歲 青少年	研究對象整體獲得父母支持的平均數逐年減少，而同儕支持逐年增加。
簡伶蓁(2009)	縱貫 (追蹤三年)	7~9 年級 (國中)	青少年家庭支持則呈現下降的趨勢。

第二節 家庭和朋​​友支持對青少年內在憂鬱和外​​在偏差行為的影響

Cohen 與 Wills (1985)整理 1975 至 1984 年間的社會支持相關研究文獻，發現社會支持不管在直接效果或者間接的緩衝效果上對身心健康均有正面的助益，增加社會支持，會使得個人在生理及心理適應上，產生較佳的表現，使個體身心不適狀況減少。許多研究一致性指出社會支持對於青少年生活適應及促進其福祉十分重要，缺乏社會支持可能會導致憂鬱或產生許多風險的行為(Colarossi & Eccles, 2003; Hafen & Laursen, 2009; Helsen & Vollebergh, 2000; Ritakallio et al., 2010；于淑，2007；王齡竟，2008；周玉慧，1997)。

過去文獻在探討青少年的社會支持對其內在憂鬱與外在偏差行為的影響採取兩種不同研究取向：以「變項為中心」與「個人為中心」。「變項為中心」的研究取向主要針對整體研究對象探討不同支持面向、來源的影響，而「個人為中心」的研究取向則考量個別差異性，區分出不同支持變化類型 (Scholte et al., 2001)。因此，本節將回顧過去不同取向的相關研究文獻，探討家庭和朋​​友支持、支持的改變及支持變化類型影響青少年內在憂鬱與外在偏差行為的研究發現。茲將主要文獻整理於表 2-2-1。

壹、 家庭和朋​​友支持對青少年內在憂鬱之影響

許多研究證實社會支持與青少年憂鬱情緒呈現負相關，即青少年知覺到社會支持越高，其憂鬱程度越低(Colarossi & Eccles, 2003；蔡嘉慧，1998；簡伶蓁，2009)。若進一步分別探討家庭和朋​​友支持對青少年影響，則先前的研究有不同的發現。橫斷性研究中，Helsen 與 Vollebergh (2000)發現父母支持與青少年情緒問題呈現負相關，當父母支持越多時，情緒問題越少，而朋​​友支持與青少年情緒問題則無顯著相關。國內相關研究，施雅薇 (2004)以國中生為對象，探討社會支持對國中生憂鬱情緒之影響也有同樣的發現，當家庭支持愈低，憂鬱

情形會愈高，但同儕支持則不具影響。Sun、Hui 與 Watkins (2006)以 450 名 11 至 16 歲香港青少年為對象，則發現友伴支持與憂鬱相關，但對憂鬱並無直接影響而是透過自尊產生影響。郭鴻茹 (2009)則以高中職學生為研究對象，分析友伴支持對不同性別青少年憂鬱傾向的影響發現，友伴實質協助對女性青少年有影響，實質協助愈高，憂鬱傾向會愈低，但對男性青少年來說，友伴支持是透過與生活事件交互作用而影響憂鬱傾向，當發生「學習與考試」、「未來出路」、「家庭危機」時，友伴支持才發揮作用。

相關長期研究亦發現家庭支持對於憂鬱有預測效果，而朋友支持則出現不一致的結論。Stice 等人(2004)以 496 名 11 至 15 歲女性青少年為研究對象，第一年同儕支持、父母支持、憂鬱情形做為基線，縱貫追蹤三年，以邏輯迴歸分析顯示，父母支持會影響研究對象在追蹤期間憂鬱症狀及預測憂鬱症的初次發作，即父母支持缺乏會使得憂鬱症狀增加或發生憂鬱症的機率較高，但是，同儕支持則無預測力。而 Colarossi 與 Eccles (2003)以 217 名 15 至 18 歲青少年為研究對象，結果指出第一年的母親支持與朋友支持對第二年青少年憂鬱情緒具有預測力。

不論橫斷性或縱貫性研究都證實家庭支持對憂鬱的影響，因此，即使在青少年時期，知覺到的家庭支持有所改變，但對青少年仍有其重要性。朋友支持對青少年憂鬱情緒的影響則有不同的發現。進一步探究國內外關於朋友支持與憂鬱的關係的研究，不同的研究其研究對象所處的年紀不同，研究對象處於青少年前期（12 至 15 歲，相對於國內的國中階段）的研究則發現朋友支持對憂鬱不具影響 (Stice et al., 2004；施雅薇，2004)，而研究對象處於青少年後期（15 至 18 歲，相對於國內的高中階段）的研究發現朋友支持對於憂鬱情緒有其影響性 (Colarossi & Eccles, 2003；郭鴻茹，2009)。

Aimin、Peterson 與 Morphey (2007)回顧過去文獻提到父母和同儕對青少

年在發展的影響隨著時間而改變，父母的影響在青少年早期較大，同儕的影響則是在青少年晚期和成年早期較大。過去研究中對於朋友支持的影響有不同的發現，是否因為朋友的影響在青少年晚期較高的關係？因此，家庭和 friend 支持對憂鬱情緒的影響，需進一步就不同階段進行瞭解與探討。

貳、 家庭和 friend 支持對青少年外在偏差行為之關影響

社會支持不僅有協助個人成長的功能，於對青少年的良好的社會化以及外在行為表現等，都能發揮相當程度的影響(Scholte, 1999; Siyez, 2008)。Brennan 與 Auslander (1979) 發現，如果青少年缺乏家庭、同儕與師長的關愛時，往往會形成強烈的孤獨感，所以就容易與其他被標示為「失敗」或「被拒絕的人」在一起，而形成犯罪團體。Stern 等人(1984)也認為青少年如果缺乏社會支持或社會關懷時，便容易出現偏差行為(引自謝毓雯，1998)。

橫斷性研究中，Siyez (2008)針對1734位9至11年級土耳其學生進行調查，瞭解自尊、問題行為和知覺到社會支持的關係，結果發現父母支持與同儕支持和問題行為有顯著相關，父母和同儕的支持對於青少年行為有正向的影響，青少年沒有獲得足夠的支持，容易有風險性的行為或可能感到孤獨。Stice 與 Barrera (1995)運用長期追蹤資料，探討知覺到父母支持與青少年物質使用(酒精及藥物濫用等)和外顯行為(偷東西、打架等)之相互關係，研究對象為441位10.5至15.5歲青少年，結果發現父母支持與物質使用有著相互影響的關係，先前知覺到父母支持與後來物質使用呈現負向關係，先前的物質使用與後來的父母支持亦呈現負向關係。在外顯行為部分，僅先前的外顯行為與後來的父母支持則呈現負相關，先前知覺到父母支持與後來的外顯行為無顯著相關。國外研究顯示家庭和 friend 支持對青少年偏差行為在的影響在橫斷性研究中有被證實，然而在長期研究中僅發現父母支持對於部分偏差行為有影響。

檢視國內探討社會支持與青少年偏差行為關係的研究，主要可分為兩個面向：不同社會支持內容與偏差行為之關係(董旭英，2009；蔡美雪，2005)和社會支持的緩衝作用(周淑如，2006)。蔡美雪(2005)發現社會支持層面之情感性支持與整體性偏差行為、外向性偏差行為、內向性偏差行為、學業適應問題存在負向關係即情感性支持越高，越少偏差行為；工具性支持與各類型之偏差行為則不具相關性。董旭英(2009)在「生活壓迫事件、社會支持、社會心理特質」研究中也提到國中生獲得情感性社會支持愈多者，其偏差行為的發生次數則愈少；相反地，接受物質性社會支持愈多者，其偏差行為的發生次數則愈多。研究者提出如果只提供物質性的支援，缺乏關心和愛護作為基礎，儘管有豐富的物質支持，不但無法有效降低偏差行為的發生，更可能助長其出現(董旭英，2009)。雖然，兩篇研究同時發現情感性支持對偏差行為的影響，但並未從不同支持來源探究其影響。另一方面，國內社會支持與偏差行為的研究，則是著重探討社會支持對處於危機情境的青少年是否能揮發其緩衝作用(周淑如，2006)。周淑如(2006)試圖瞭解重要他人的支持是否能緩衝家庭暴力對青少年偏差行為的影響，結果發現，父親支持、母親支持與師長支持能降低手足精神虐待對國中生內向性問題行為(即無法有效解決內在衝突、緊張或挫折所產生的心理困擾問題，包括焦慮反應、自殘、精神緊張、憂鬱悲觀、敵意、恐懼等情緒)之影響力，而手足支持與同儕支持對國中生遭受家庭暴力並無法發揮緩衝的作用，而國中生即使日常生活中有重要他人的支持，一旦目睹父母婚姻暴力或遭受父母暴力對待，其產生的負面影響並不會有所減緩。整體而言，國內研究缺乏探討不同社會支持來源對青少年偏差行為直接影響之研究。

參、 家庭和 friend 支持的改變對青少年之影響

多數研究都將社會支持視為穩定的狀態，探討某一時間點個人所接收到的社會支持的高或低與個人身心發展之關係。上一節在探討社會支持時曾討論社會支

持並非是一個靜止的狀態，而是一個變動的過程。研究也指出，在青少年時期，其主要兩大社會支持來源：家庭和朋友支持，隨年紀增長有所變化，而這些變化對青少年的憂鬱與偏差行為又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社會支持改變對於身心的影響在長期研究中已證實，社會支持會隨著時間而改變，而支持改變會影響個人心理健康(Metts, Manns, & Kruzic, 1996; Turner, Hays, & Coates, 1993)。Cornwell (2003)運用青少年健康長期研究資料，針對11,835名七至十二年級青少年進行研究，將支持變化情形分為增加、減少、穩定。結果發現不論父母支持或朋友支持，支持的減少及增加對於青少年憂鬱皆有影響，支持減少青少年的憂鬱會增加，而支持增加青少年的憂鬱會減少。支持的減少比起支持增加對青少年的影響更大，尤其歷經父母支持或朋友支持減少的青少年比起支持不變或增加者有較高程度的憂鬱。進一步比較父母支持與朋友支持對青少年憂鬱的影響則發現父母支持改變的影響又比朋友支持改變的影響大。Hafen 與 Laursen (2009)運用成長曲線模型探討青少年調適與知覺到父母支持的相互關係，並針對313位11至13歲中學生三波調查資料進行分析，結果發現，父母支持變化趨勢與內在症狀(沮喪、焦慮等狀況)變化趨勢也呈現負相關，父母支持下降速度越快，內在症狀的上升速度越快，外顯症狀(侵略性、偏差行為)亦有同樣之發現。

簡伶蓁 (2009)運用「兒童與青少年之長期發展研究」(Child and Adolescent Behaviors in Long-term Evolution, 簡稱CABLE計畫)長期追蹤資料，以2004至2006年就讀七至九年級之1,646名國中學生為研究樣本，進行潛在成長曲線模式分析，並探討家庭支持的初始情況、改變速率與憂鬱程度改變速率之關係。研究發現青少年感受到的家庭支持下降的速率愈快，則其憂鬱程度有上升的趨勢亦愈快。另外，青少年之家庭支持初始情況與憂鬱程度上升速率呈現負相關，即青少年於七年級時所感受到的家庭支持愈多，則七至九年級之憂鬱程度上升速率

愈緩慢，家庭支持對青少年憂鬱情緒的影響不僅只限於橫斷的時間點，而是具有長遠累積的影響。

由上述研究可以發現家庭和朋​​友支持對青少年的影響不僅限於單一時間點，隨著年紀的增長，其變化會對青少年產生影響。目前探討家庭和朋​​友支持變化對青少年影響的研究仍有不足之處。一方面鮮少針對整個青少年時期進行探討，另一方面則是缺乏同時探討家庭和朋​​友支持之變化，僅單獨就家庭支持或朋​​友支持變化的影響進行討論。

肆、 支持變化類型對青少年的影響

探討支持與支持變化的影響是以「變項為中心」的研究取向來瞭解青少年知覺到家庭和朋​​友支持對其之影響，但其並無考量到家庭和朋​​友支持並非為兩個獨立的系統可能存在相互關係，同時也忽略青少年的個別差異。因此在探討支持變化的影響時採取以「個人為中心」的研究取向，考量個別差異性、區分出不同支持變化類型，檢測支持變化類型對青少年的影響，則可以更完整瞭解家庭和朋​​友支持對青少年的影響 (Scholte et al., 2001)。

Helsen 與 Vollebergh (2000)提到過去在討論青少年父母支持、朋​​友支持與心理健康有三個重要模式：(1) 補償模式 (a compensation model)：此模式由衝突假設轉換而來，青少年若從家中獲得很少的支持，會轉而由好的友誼關係來補償，也就是說，如果無法由父母獲得充足支持，會轉向朋​​友獲取支持。(2) 增強模式 (a reinforcement model)：根據 Bowlby 的依附理論，與父母的關係會影響到與其他人的關係，如果可以與父母建立成功的依附關係，較容易與他人發展良好的關係。因此與父母有好的、支持性的關係，有助於其與朋​​友建立支持性的關係進而能有良好的心理健康。(3) 附加模式 (an additive model) 將家庭與同儕視為兩個完全獨立社會世界，與父母的依附和同儕的依附是獨立的，其

認為父母和同儕對於青少年都有影響，但是在不同的情境，父母和同儕有不同功能，其各自對於心理健康提供其貢獻。Helsen 與 Vollebergh (2000)嘗試在研究中檢視上述三個模式，研究結果僅發現當青少年有較高朋友支持，父母支持影響變大，其可以用來解釋增強效果。另外，Scholte 等人(2001)探討不同支持的配置與青少年調適的關係，發現知覺到不同程度父母支持與同儕支持狀況對青少年適應也有影響。接收到較少父母支持和朋友支持的青少年其容易產生內外問題行為、低心理健康、高程度偏差行為和霸凌。再者，若青少年接收到較少父母支持和較高朋友支持者容易在其環境中引起較多問題，例如，在班上侵略和擾亂的行為、在家庭的衝突行為，高朋友支持並無緩衝低家庭支持的影響。

Helsen 與 Vollebergh (2000)和 Scholte 等人(2001)研究發現部分支持增強模式和補償模式，但其皆為橫斷性研究，結果呈現為不同研究對象在不同年齡時家庭和 friend 支持相對狀態的影響，並未能說明同一研究對象，家庭和 friend 支持變化類型對其影響的情況，因此在解釋上有所限制。再者，除上述三種模式，Scholte 等人(2001)研究中提到另一種狀況即低家庭支持且低朋友支持對青少年影響。本研究考量家庭和 friend 支持變化類型可能存在其他類型，例如：補償模式除家庭支持減少而朋友支持增加的情況可能外，亦有朋友支持減少而家庭支持增加的情況；除增強模式外，也可能是減弱模式，即家庭支持減少且朋友支持也減少，另也可能家庭和 friend 支持都維持不變，故需進一步再探究，如：朋友補償模式（家庭支持減少且朋友支持增加）、家庭補償模式（朋友支持減少且家庭支持增加）、正向增強模式（家庭支持增加且朋友支持增加）負向減弱模式（家庭支持減少且朋友支持減少）、維持不變模式（家庭和 friend 支持維持不變）等不同狀況對青少年之影響。因此，需運用長期追蹤資料以縱貫性研究方法進一步探討家庭和 friend 支持不同型態的變化組合如何影響著青少年的憂鬱與偏差行為。

表 2-2-1 家庭和朋​​友支持與青少年內在憂鬱和外​​在偏差行為相關文獻

作者 (年代)	研究方法	研究對象年齡	研究發現
Helsen 與 Vollebergh (2000)	橫斷	12~24 歲	父母支持與青少年情緒問題呈現負相關，當父母支持越多時，情緒問題越少，而朋友支持與青少年情緒問題則無顯著相關。
施雅薇(2004)	橫斷	12~14 歲 (國中)	當家庭支持愈低，憂鬱情形會愈高，同儕支持則不具影響。
Siyez (2008)	橫斷	9~11 年級	父母支持與同儕支持和問題行為有顯著相關，父母和同儕的支持對於青少年行為有正向的影響。
Stice 與 Barrera (1995)	縱貫 (追蹤二年)	10.5 至 15.5 歲	先前知覺到父母支持與後來物質使用呈現負向關係
Colarossi 與 Eccles (2003)	縱貫 (追蹤二年)	15~18 歲	第一年的母親支持與朋友支持對第二年青少年憂鬱情緒具有預測力。
Cornwell (2003)	縱貫 (追蹤二年)	7~12 年級 (平均 15.36 歲)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不論是父母支持或朋友支持，支持的減少及增加對於青少年憂鬱有影響，支持減少青少年的憂鬱會增加，而支持增加，青少年的憂鬱會減少。 2. 支持的減少比起支持增加對青少年的影響更大，歷經父母支持或朋友支持減少的青少年比起支持不變或增加者有較高程度的憂鬱。 3. 父母支持改變的影響又比朋友支持改變的影響大。
Stice、Ragan 與 Randall (2004)	縱貫 (追蹤三年)	11~15 歲 青少年	父母支持會影響研究對象在追蹤期間憂鬱症狀及預測憂鬱症的初次發作，即父母支持缺乏會使得憂鬱症狀增加或發生憂鬱症的機率較高，同儕支持則無預測力。
Hafen 與 Laursen (2009)	縱貫 (追蹤三年)	11~13 歲	父母支持變化趨勢與內在症狀變化趨勢也呈現負相關，父母支持下降速度越快，內在症狀的上升速度越快，外顯症狀亦相同。
簡伶蓁(2009)	縱貫 (追蹤三年)	7~9 年級 (國中)	青少年感受到的家庭支持下降的速率愈快，則其憂鬱程度有上升的趨勢亦愈快。

第三節 個人特質和家庭背景因素對青少年內在憂鬱和外 在偏差行為的影響

除上一節所提到家庭和朋友支持對青少年內在憂鬱與外在偏差行為有影響外，青少年本身的個人特質、家庭背景等因素也會影響到其內在憂鬱與外在偏差行為，本節將探討影響青少年內在憂鬱與外在偏差行為的其他因素。

壹、 個人特質

一、 性別

青少年內在憂鬱及外在偏差行為的表現會因性別而有所不同，相較於男性，女性的憂鬱情緒較為嚴重，而男性的偏差行為則較女性多(王齡竟，2008)。憂鬱情緒在青少年時期開始出現性別差異現象，通常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受到憂鬱情緒的困擾，而此性別差異會延續到成年。相關研究發現，由於少女比少男承受更多生活壓力且擁有較少社會資源，其自尊普遍也較男性低落，故受憂鬱情緒所擾的可能性也較高(陳毓文，2004)。除此之外，社會支持對於心理健康的影響也可能因著性別而有所差異，不同的性別其重要的社會資源可能有所差異，女性較容易與朋友發展支持性關係，因此社會支持對於男女的影響可能存在差異(Helsen & Vollebergh, 2000)。

二、 自尊

Rosenberg (1979) 指出低自尊的人有較大比例是憂鬱、悶悶不樂、缺乏愉悅感、較多負向的情緒及焦慮感，Siyez (2008) 也指出青少年低自尊與高憂鬱相關，亦有較高可能涉入問題行為。

李曉蓉 (1997) 以國中生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發現青少年的自尊對沮喪具

有預測力。蘇曉憶與戴嘉南（2008）針對國中生及高中生進行研究，瞭解青少年完美主義、自尊與其憂鬱傾向之相關，研究結果發現青少年的自尊愈高憂鬱傾向愈低，自尊愈低憂鬱傾向愈高。

貳、 家庭背景

一、 父母親教育程度

父母教育某種程度代表了家庭社會階層，Sutherland 認為青少年偏差行為與家庭社會階級間有密切關係因為不同階級的家庭在社會化及管教子女的方法上具有差異，因此子女會呈現不同的行為(引自周愷嫻,2004)。洪淑媛（1988）研究發現父母教育程度越低，越容易形成偏差行為。

簡伶蓁（2009）研究也指出父親教育程度不僅影響青少年憂鬱情緒初始情況，也影響青少年七至九年級之憂鬱情緒改變速率。父親的教育程度愈高，青少年於七年級有較高程度的憂鬱情緒，因為父親教育程度愈高時，雖然可以帶給孩子更多的知識及建議，但相對的，對孩子各方面的要求、期許亦愈多，而在無形中帶給孩子較大的壓力，使得青少年之憂鬱程度較高。然而，父親教育程度愈高者，七至九年級之憂鬱程度上升速率較為緩慢，父親教育程度較高之學生除了可以獲得較多的同儕支持外，和父母及同儕相處之關係亦較佳，因此即使於七年級之憂鬱程度較高，但其所擁有的社會資源卻可以協助緩和負面情緒的上升。

二、 家庭結構

Aneshensel 與 Sucoff（1996）研究指出單親家庭的青少年較其他父母婚姻狀況的青少年有較高程度的憂鬱情緒。另外，Kaltiala-Heino 等人（2001）將父母婚姻狀況分為生物血緣雙親家庭、繼親家庭、單親家庭，發現相較於與生物血緣雙親家庭，繼親家庭、單親家庭的青少年，其有憂鬱情緒之危險性是較高的

(引自簡伶蓁, 2009)。家庭結構不完整可能讓父母因經濟壓力無暇照顧孩子或影響親子關係而引發青少年情緒問題。

就偏差行為而言，侯崇文(2001)的研究顯示，家庭結構與青少年偏差行為有關，家庭結構完整的青少年較少從事偏差行為，而結構不完整的家庭如父母離婚、分居或其中一方已逝，則青少年較容易從事偏差行為，家庭結構不完整可能影響家庭氣氛與親子關係，與家庭連結較弱容易讓青少年有偏差行為。

以上變項為青少年內在憂鬱與外在偏差行為的重要影響因素，因此將其視為控制變項。

第四節 小結

青少年時期會面臨許多新的發展與變化，正向的發展與適應對於日後成人生活將奠定良好基礎。過去研究中也證實家庭和友誼支持有助於青少年的生活適應，然而研究仍有不一致與不足之處。

國外研究中，雖然無論橫斷性或縱貫性研究都證實家庭支持與內在憂鬱之關連，而在友誼支持部分確有著不一致的發現。在外在偏差行為部分，橫斷性研究證實家庭和友誼支持與偏差行為的負向關連，然而，長期研究中則缺乏相關研究，需要更進一步的證據確認兩者之關係，特別是在友誼支持部分。國內由於較缺乏長期研究資料庫，有關青少年社會支持的研究多是橫斷性研究，僅能探討單一時間點社會支持與青少年內外問題之關連。而且，研究對象多著重於特定身份、特殊壓力源的對象且著重探討社會支持之壓力因應效果。因此運用長期資料探索家庭和友誼支持對青少年內在憂鬱和外在偏差行為的影響為本研究重點之一。

社會支持並非一個靜止的狀態，而是一個變動的過程。過去研究中也指出，青少年時期社會支持有所變化，隨著年紀的增加父母的支持可能保持不變或者呈現逐漸減少的趨勢，來自同儕的支持則呈現增加的趨勢青少年時期，而這些支持的變化又是如何影響青少年發展？過去國內探討家庭和友誼支持變化對青少年影響的研究鮮少針對整個青少年時期進行探討，也缺乏同時探討家庭和友誼支持之變化，僅單獨就家庭支持或友誼支持變化的影響進行討論。探索支持變化對青少年內在憂鬱和外在偏差行為的影響為本研究重點之二。

由於家庭和友誼支持有著相似的功能，但其為兩種不同型態支持。因此，相關研究將家庭和友誼支持視為兩個獨立支持來源，僅針對單一支持來源變化或各自變化的影響進行探討，忽略家庭和友誼支持彼此之間存在著不同變化的類型。先前文獻提到家庭和友誼支持的關係改變可能呈現出補償、增強或是附加等不同

模式，其對青少年影響可能有所不同。本研究試圖以過去研究為基礎，將家庭和
朋友支持變化類型分為「家庭補償型」、「朋友補償型」、「正向增強型」、「負
向減弱型」、「維持不變型」和「其他型態」。探究家庭和
朋友支持之間變化類型與青少年內在憂鬱和外
在偏差行為的關係為本研究重點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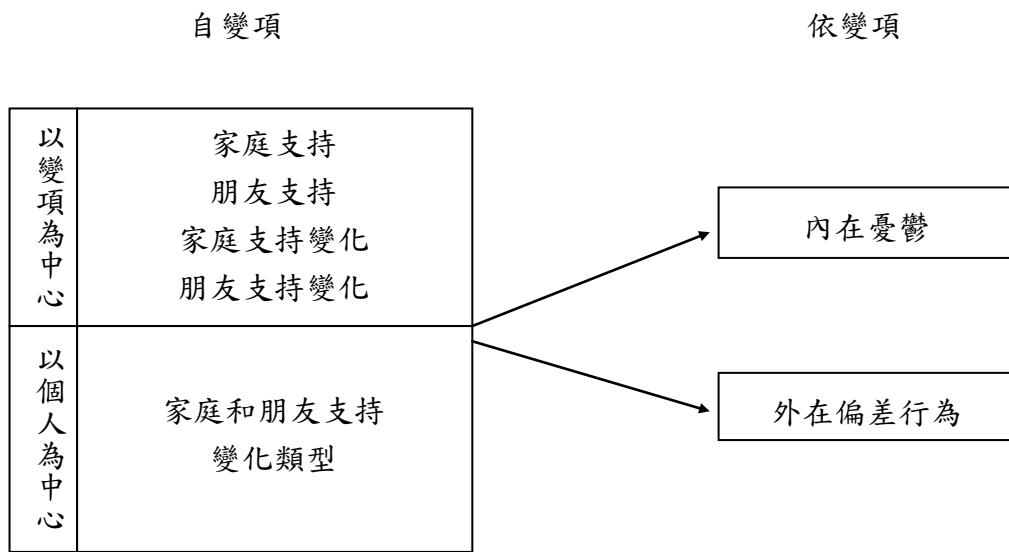
再者，相關研究指出，父母和同儕對青少年的影響隨著時間而改變，父母的
影響在青少年早期較大，同儕的影響則在青少年晚期和成年早期較大(Aimin et
al., 2007)。過去研究雖然以青少年為研究對象，但研究多關注在青少年早期、
晚期，或是整個青少年時期，未分別就不同時期家庭和
朋友支持改變對青少年發展影響進行探討。因此，分別探究在不同階段（國中和高中）中，家庭和
朋友支持變化對青少年內在憂鬱和外
在偏差行為的影響為本研究重點之四。

本研究運用「青少年的成長歷程研究」之長期追蹤研究資料，就上述四個研
究重點進行探討以瞭解家庭和
朋友支持對青少年內在憂鬱與外在偏差行為的影響。期待研究結果，在學術上，能對社會支持與青少年影響相關研究知識的累積
有所貢獻；在實務上，能提供青少年的重要他人及相關專業工作者，在學校、家
庭場域或相關機構提供青少年服務時，留意青少年支持體系的改變，透過協助青
少維持與建構足夠社會支持以促進青少年身心發展。

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依研究目的設計研究架構，研究變項之間的關係見研究架構圖 3-1-1。依變項為「內在憂鬱」及「外在偏差行為」，自變項主要為「家庭支持」與「朋友支持」，分為以變項為中心取向的「支持」與「支持變化」及以個人為中心取向的「支持變化類型」，探討其與依變項的關係。此外，因為個人特質中「性別」和「自尊」及家庭背景中「父母教育程度」和「家庭結構」等為青少年內在憂鬱與外在偏差行為的重要影響因素，以及需考量初始的狀態，因此本研究將「初始憂鬱情緒」、「初始偏差行為」、「初始家庭支持」、「初始朋友支持」、「性別」、「自尊」和「父母教育程度」「家庭結構」視為控制變項。



控制變項

個人特質	性別 自尊
家庭背景	父母教育程度 家庭結構
初始狀態	初始憂鬱* 初始偏差行為** 初始家庭支持*** 初始朋友支持****

*國中階段以第一波資料之憂鬱作為初始憂鬱，高中階段以第三波憂鬱作為初始憂鬱

**國中階段以第一波資料之偏差行為作為初始偏差行為，高中階段以第三波偏差行為作為初始偏差行為

***國中階段以第一波資料之家庭支持作為初始家庭支持，高中階段以第三波家庭支持作為初始家庭支持

****國中階段以第一波資料之朋友支持作為初始朋友支持，高中階段以第三波家庭支持作為初始朋友支持

圖 3-1-1 研究架構

第二節 研究假設

本研究依據研究目的與過去相關文獻，分別就國中和高中兩階段探討家庭、朋友支持變化與青少年內在憂鬱與外在偏差行為之關係，提出研究假設如下：

- 一、青少年時期家庭支持隨年紀增加呈現減少的趨勢
- 二、青少年時期朋友支持隨年紀增加呈現增加的趨勢
- 三、家庭支持對青少年內在憂鬱有負向影響
- 四、朋友支持對青少年內在憂鬱有負向影響
- 五、家庭支持變化對青少年內在憂鬱有顯著影響
- 六、朋友支持變化對青少年內在憂鬱有顯著影響
- 七、家庭支持對青少年外在偏差行為有負向影響
- 八、朋友支持對青少年外在偏差行為有負向影響
- 九、家庭支持變化對青少年外在偏差行為有顯著影響
- 十、朋友支持變化對青少年外在偏差行為有顯著影響
- 十一、 家庭和 friend 支持變化類型對青少年內在憂鬱有顯著影響
- 十二、 家庭和 friend 支持變化類型對青少年外在偏差行為有顯著影響

第三節 研究樣本與資料來源

壹、 資料來源

本研究為次級資料分析，資料取自「青少年的成長歷程研究」，簡稱 TYP (Taiwan Youth Project) 計畫的長期追蹤資料庫。該計畫重點在了解臺灣青少年成長的過程，並試圖由家庭、學校和社區等三個重要社會制度的交互影響切入，以期能由社會學的角度，探討青少年多元化的成長歷程以及影響不同成長模式的可能因素（伊慶春，2011）。

該計畫以固定樣本連續追蹤研究 (Panel Study) 的方式，針對同一學生和其家長進行多次的貫時性調查，並在第一年調查時間訪問學生的導師。調查實施時間從 2000 年 3 月開始，每年蒐集一波資料，至今共已完成九波調查資料。研究對象為台北市、台北縣（新北市）和宜蘭縣的國中在學學生。研究樣本包含兩個世代，分別為 2000 年時就讀國中一年級 (J1) 及國中三年級 (J3) 的學生。本研究所使用樣本為 2000 年時為國中一年級 (J1) 的學生，第一波、第三波及第六波之學生樣本資料。

貳、 抽樣方法與抽樣結果

台灣青少年計畫以台北市、台北縣（新北市）和宜蘭縣全體國中一年級和三年級學生（不含夜間部、補校及進修學校）為抽樣母體。抽樣方式採取「分層的多階層叢集抽樣」，「縣、市」作為第一分層，「鄉、鎮、市、區」發展的先後順序作為第二分層。分層後，以叢集抽樣(cluster)為主，在第二分層內分二階段隨機抽樣，第一階段以「學校」作為抽出單位，第二階段以「班級」作為最終抽出單位。最後共抽取 40 所學校，台北市 16 所，台北縣（新北市）15 所，宜蘭縣 9 所。其中，國一樣本 (J1) 抽取 81 班，訪問 2694 人，國三樣本 (J3) 抽

取 81 班，訪問 2890 人，學生總人數為 5586 人（詳細抽樣結果請參考附錄一）。

本研究使用 2000 年時為國中一年級（J1）的學生樣本中第一波、第三波和第六波之學生問卷。第一波資料於 2000 年 3 月開始，由訪員到校在樣本班級發放問卷、講解問卷，由學生自行填寫，回收問卷共 2690 份，完成率 99.78%。第三波資料沿用第一波資料施測方式，於 2002 年 3 月開始進行施測，回收問卷共 2663 份，完成率 99.11%。第六波資料於 2005 年 3 月開始，訪員到家，由受訪者自行填寫，回收問卷共 1823 份，完成率 67.64%。

調查時間、方式與實際完成樣本數整理如表 3-3-1。

表 3-3-1 研究樣本說明

時間	計畫代號	調查對象年級	調查方式	實際完成樣本數(份)	完成率(%)
2000 春	J1W1	國一	學校自填	2690	99.78
2002 春	J1W3	國三	學校自填	2663	99.11
2005 春	J1W6	高三	家訪自填	1823	67.64

參、 研究樣本和樣本遺漏狀況說明

為確保資料之完整性，本研究合併第一波、第三波和第六波之樣本後，保留三波皆有完成問卷之樣本作為分析用，共 1727 個樣本，刪除有遺漏值之樣本後，本研究之有效分析樣本為 1628 個。

為瞭解樣本遺漏狀況，透過邏輯迴歸分析各變項遺漏情形，結果發現，在第一波樣本資料中，雙親家庭及家庭支持高的樣本遺漏機率較低，有偏差行為的樣本遺漏機率較高，其餘變項則沒有顯著的差異。

由於非雙親家庭、家庭支持低與有偏差行為的樣本遺漏狀況較多，而本研究刪除遺漏之樣本，在統計迴歸檢驗上可能影響檢驗顯著性，為本研究推論上的限制。

第四節 研究變項之定義與測量

本研究使用 2000 年時為國一的學生樣本中第一波 (J1W1)、第三波 (J1W3) 和第六波 (J1W6) 之學生問卷。主要的研究變項說明如下 (詳細變項資料整理於附錄二)：

壹、 依變項

依變項有「內在憂鬱」與「外在偏差行為」，國中階段使用第三波 (J1W3) 資料，高中階段則使用第六波 (J1W6)。

一、 內在憂鬱

「內在憂鬱」使用第三波 (J1W3) 及第六波 (J1W6) 學生問卷之題項：過去一個星期，你有沒有下列不舒服的情形？不舒服的程度如何？(1) 頭痛、(2) 頭暈、(3) 孤獨、(4) 鬱卒、(5) 擔心過度、(6) 肌肉酸痛、(7) 失眠、不易入睡、(8) 身體某些部位感到麻木或是針刺、(9) 好像有東西卡在喉嚨、(10) 感覺身體某些部位虛弱、(11) 很想要去毆打、傷害別人、(12) 一大早就醒了，想再睡又睡不著、(13) 睡眠不安穩或一直醒過來、(14) 常常和別人爭吵、(15) 尖聲大叫或摔東西、(16) 不想活了等 16 題進行測量。並以「1=沒有」、「2=有，有點」、「3=有，普通」、「4=有，嚴重」、「5=有，很嚴重」五個尺度測量，研究對象自五個選項中勾選最符合自己情況的選項。研究者將選項重新計分，「0=沒有」、「1=有，有點」、「2=有，普通」、「3=有，嚴重」、「4=有，很嚴重」，再將十六題的分數加總，總分介於 0 至 64 分之間，總分越高表示其內在憂鬱越嚴重。以 Cronbach' s α 係數檢定進行內部一致性之檢測，結果第三波、第六波「內在憂鬱」量表之 Cronbach' s α 係數皆為 0.87，顯示其有良好之內在一致性信度。

二、 外在偏差行為

「外在偏差行為」使用第三波（J1W3）及第六波（J1W6）學生問卷中與第一波（J1W1）問卷共同之題項。第三波使用題項問題：回想上國三以來，你自己有沒有出現下列狀況？請依照行為發生的頻率圈選（1）蹺課、逃學或故意不去上學、（2）喝酒、抽煙或嗑藥。以「1=從未」、「2=偶爾」、「3=有時候」、「4=常常」四個尺度測量，研究對象自四個選項中勾選最符合自己情況的選項。第六波使用題項問題：回想過去一整年，你自己有發生以下的行為嗎？（1）抽煙、（2）喝酒、（3）逃家、（4）使用藥物，如強力膠、搖頭丸等。以「1=沒有」、「2=一兩次」、「3=有時候」、「4=常常」、「5=總是」五個尺度測量。為求計分統一，將偏差行為之測量重新定義為類別尺度，研究對象於任一偏差行為題項中勾選「2=偶爾」、「3=有時候」、「4=常常」其中一項，表示其曾有選項中任何一種偏差行為，則定義為「1=有」，表示曾有偏差行為，各偏差行為題項皆勾選「1=從未」，則定義為「0=無」，表示未曾有過任何偏差行為。

貳、 自變項

自變項包括家庭支持、朋友支持、支持變化及支持變化類型，國中階段家庭支持及朋友支持使用第三波（J1W3）資料，支持變化及支持變化類型使用第一波（J1W1）及第三波資料（J1W3）。高中階段家庭支持及朋友支持使用第六波（J1W6）資料，支持變化及支持變化類型使用第三波（J1W3）及第六波（J1W6）資料。

一、 家庭支持

「家庭支持」採用第一波（J1W1）、第三波（J1W3）、第六波（J1W6）三波學生問卷之共同題項：下列關於你家中生活的情形，你認為符不符合？（1）我受到挫折時，總可以從我的家人那裡得到安慰、（2）當我需要幫忙或忠告時，

我可以依賴我的家人，進行測量，並以「1=非常符合」、「2=還算符合」、「3=不太符合」、「4=非常不符合」四個尺度測量，研究對象自四個選項中勾選最符合自己情況的選項。研究者將選項反向並重新計分，「0=非常不符合」、「1=不太符合」、「2=還算符合」、「3=非常符合」，再將二題的分數加總，總分介於0至6分之間，總分越高表示其接收到家庭支持越高。以Cronbach's α 係數檢定進行內部一致性之檢測，結果第一波、第三波、第六波「家庭支持」量表之Cronbach's α 係數分別為0.74、0.81和0.87，顯示其有良好之內在一致性信度。

二、 朋友支持

「朋友支持」採用第一波（J1W1）、第三波（J1W3）、第六波（J1W6）三波學生問卷之共同題項：以下是一些關於你最要好的朋友的描述，你覺得符不符合實際的狀況？（1）他（們）關心我、（2）我常會得到他（們）的一些幫忙、（3）我受到挫折時，總可以從（他）們那裡得到安慰，進行測量，並以「1=很符合」、「2=符合」、「3=不符合」、「4=很不符合」四個測量尺度，研究對象自四個選項中勾選最符合自己情況的選項。研究者將題項反向並重新計分「0=很不符合」、「1=不符合」、「2=符合」、「3=很符合」，再將三題的分數加總，總分介於0至9分之間，總分越高表示其接收到朋友支持越高。以Cronbach's α 係數檢定進行內部一致性之檢測，結果第一波、第三波、第六波「朋友支持」量表之Cronbach's α 係數分別為0.80、0.88和0.93，顯示其有良好之內在一致性信度。

三、 支持變化

在「國中階段」測量之支持變化以「第三波的支持狀態」減去「第一波支持狀態」，「高中階段」則以「第六波的支持狀態」減去「第三波支持狀態」，Cornwell

(2003)研究中提到由於每位研究對象支持起始狀況不同會影響到其可能改變空間，即使研究對象都成長到支持的上限，但其改變的狀況有所不同，例如研究對象 A、B 和 C 初始支持狀態分別為 0、1 和 0，其在後來的支持狀態分別成長到 6、6 和 5，A 和 B 分別成長 6 和 5，雖然成長幅度不同，但其皆成長到上限，B 和 C 雖然成長幅度相同，但 C 並未成長到上限，故參考其研究重新調整支持變化，調整方式舉例說明如下表表 3-4-1、表 3-4-2。

首先，先計算實際改變，實際改變 (c) = T₂ 支持 (b) - T₁ 支持 (a)，再計算可能改變空間，可能改變空間 (d) = 6 (家庭支持最高總分) - T₁ 支持 (a)；接著計算出改變比例，改變比例 (e) = 實際改變 (c) / 可能改變空間 (d)；最後將改變 (c) 乘上改變比例 (e) 最為調整後之變化 (f)。

表 3-4-1 調整支持改變分數說明 (支持增加)

樣本	a T ₁ 支持	b T ₂ 支持	c 改變 b-a	d 可能改變空間 6-a	e 改變比例 c/d	f 調整後變化 c*e
A	0	6	6	6	1.00	6.00
B	1	6	5	5	1.00	5.00
C	0	5	5	6	0.83	4.15
D	1	3	2	5	0.40	2.00

備註：以家庭支持作為範例

表 3-4-2 調整支持改變分數說明 (支持減少)

樣本	a T ₁ 支持	b T ₂ 支持	c 改變 b-a	d 可能改變空間 a-0	e 改變比例 c/d	f 調整後改變 c*e
E	6	4	-2	6	0.33	-0.66
F	3	1	-2	3	0.67	-1.34
G	3	0	-3	3	1.00	-3.00
H	5	3	-2	5	0.40	-0.80

備註：以家庭支持作為範例

調整後將調整後改變 (f) 轉換成 Z 分數，將支持變化分為「支持增加」、
「支持減少」、「支持維持」三種狀況。當 $Z \geq 0.25$ 為「支持增加」、 $Z \leq -0.25$
為「支持減少」、 $-0.25 < Z < 0.25$ 為「支持維持」。

四、 支持變化類型

將家庭和友誼支持變化類型分為「家庭補償型」、「友誼補償型」、「正向增強型」、「負向減弱型」、「維持不變型」與「其他類型」，說明如下：

- (一) 家庭補償型：家庭支持增加且友誼支持減少。
- (二) 友誼補償型：家庭支持減少且友誼支持增加。
- (三) 正向增強型：家庭支持增加且友誼支持增加。
- (四) 負向減弱型：家庭支持減少且友誼支持減少。
- (五) 維持不變型：家庭支持維持且友誼支持維持。
- (六) 其他類型：上述五種情形之外，包括家庭支持維持且友誼支持增加或減少、友誼支持維持且家庭支持增加或減少等情形則歸類為「其他類型」。

參、 控制變項

控制變項包括個人特質中「性別」和「自尊」，家庭背景中「父母教育程度」和「家庭結構」及初始的狀態的「初始憂鬱情緒」、「初始偏差行為」、「初始家庭支持」和「初始友誼支持」。除性別、父母教育程度皆使用第一波（J1W1）資料，其餘控制變項，國中階段使用第一波（J1W1）資料，高中階段使用第三波（J1W3）資料。

一、 性別

使用第一波（J1W1）學生問卷資料，1 為男性，2 為女性，研究者重新定義 0=男性，1=女性。

二、 自尊

「自尊」分別採用第一波 (J1W1)、第三波 (J1W3) 兩波學生問卷之共同題項：以下有關你本人的描述，你同不同意？(1) 我沒有辦法解決自己的某些問題、(2)、我沒有辦法控制發生在我身上的事(3)、我用積極樂觀的態度看待我自己(4)、我很滿意我自己(5)、我有時候覺得自己很沒有用(6)、有時候我會認為自己一無是處，進行測量，並以「1=很同意」、「2=同意」、「3=不同意」、「4=很不同意」四個尺度測量，研究對象自四個選項中勾選最符合自己情況的選項。研究者將(3)及(4)二題項反向計分，再將六題的分數加總，總分介於6至24分之間，總分越高表示其自尊越高。以Cronbach's α 係數檢定進行內部一致性之檢測，結果第一波、第三波「自尊」量表之Cronbach's α 係數分別為0.67和0.73，顯示其有良好之內在一致性信度。

三、 父母教育程度

採用第一波 (J1W1) 學生問卷中有關父母基本資料，並以父母教育程度高者為代表。原本的選項為次序尺度，但為便於分析，因此皆轉換為連續尺度。所以回答「沒受過教育」轉換成0年，「國小」轉換成6年，「國中」轉換成9年，「高中」及「高職」轉換成12年，「專科」轉換成14年，「大學」轉換成16年，「研究所」轉換成18年。

四、 家庭結構

家庭結構分別採用第一波 (J1W1) 與第三波 (J1W3) 學生問卷資料之題項：你爸爸媽媽的婚姻狀況為何？(1) 爸爸媽媽住在一起、(2) 爸爸已經去世、(3) 媽媽已經去世、(4) 爸爸媽媽已經離婚、(5) 爸爸媽媽分居、(6) 爸媽已離婚但仍同居、(7) 其他，請說明。研究者重新定義勾選(1)或(5)之選項為

「1=雙親家庭」，勾選其他選項者為「0=非雙親家庭」。

五、 初始憂鬱

「初始憂鬱」分別使用第一波（J1W1）及第三波（J1W3）學生問卷之題項，題目內容、測量尺度及變項處理方式與前面依變項中的內在憂鬱相同。以Cronbach's α 係數檢定進行內部一致性之檢測，結果第一波、第三波「內在憂鬱」量表之Cronbach's α 係數分別為 0.86 和 0.87，顯示其有良好之內在一致性信度。

六、 初始偏差行為

「初始偏差行為」分別使用第一波（J1W1）及第三波（J1W3）學生問卷中與第六波（J1W6）學生問卷之共同題項。第一波題項問題：回想去年一整年，你自己呢？做了下列事情？（1）逃家、（2）蹺課、（3）抽菸或喝酒、（4）使用藥物（如強力膠、速賜康、安非他命）。依照行為發生的頻率勾選「1=沒有」、「2=偶爾一兩次」、「3=有時候」、「4=常常」、「5=總是」五個尺度測量，研究對象自五個選項中勾選最符合自己情況的選項。為求計分統一，將題項重新定義為類別尺度，研究對象於任一題項中勾選「2=偶爾一兩次」、「3=有時候」、「4=常常」、「5=總是」其中一項則轉換為「1=有偏差行為」，各題項皆勾選「1=從未」，則轉換為「0=無偏差行為」。第三波題項問題：回想上國三以來，你自己有沒有出現下列狀況？請依照行為發生的頻率圈選（1）蹺課、逃學或故意不去上學、（2）喝酒、抽煙或嗑藥。以「1=從未」、「2=偶爾」、「3=有時候」、「4=常常」四個尺度測量，研究對象自四個選項中勾選最符合自己情況的選項。為求計分統一，將題項重新定義為類別尺度，研究對象於任一題項中勾選「2=偶爾」、「3=有時候」、「4=常常」其中一項，表示其曾有選項中任何一種偏差行為，則轉換為「1=有」，表示曾有偏差行為，各題項皆勾選「1=從未」，

則轉換為「0=無」，表示未曾有過任何偏差行為。

七、 初始家庭支持

「初始家庭支持」分別使用第一波（J1W1）、第三波（J1W3）學生問卷，題目內容、測量尺度及變項處理方式與前面自變項中的家庭支持相同。

八、 初始朋友支持

「初始朋友支持」分別使用第一波（J1W1）、第三波（J1W3）學生問卷，題目內容、測量尺度及變項處理方式與前面自變項中的朋友支持相同。

第五節 資料處理與分析

壹、遺漏值處理

本研究處理遺漏值方法，除父母教育程度遺漏值較多，以第三、六波資料進行插補外，其餘分析變項遺漏值處理採刪除法，刪除有遺漏值之樣本，處理後有效分析之樣本數為 1628 個。

貳、分析方法

本研究主要以複迴歸模式 (Multiple Regression) 和邏輯迴歸 (Logistic Regression) 探討青少年家庭、朋友支持對內在憂鬱情緒、外在偏差行為之影響，並使用 STATA10 版套裝軟體來處理資料，預計以下列統計分析方法分析資料，以驗證本研究之各項假設：

一、量表信度分析

為瞭解測量工具中每個項目與整體量表的相關程度，本研究以 Cronbach' s α (Cronbach' s Coefficient Alpha) 係數檢定進行內部一致性之檢測。

二、描述性統計

以次數分配、百分比平均數、標準差等描述性統計分析，來瞭解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內在憂鬱、外在偏差行為。

三、變異數分析

變異數分析 (Analysis of Variance, 簡稱 ANOVA) 用來比較三組或更多組樣本之間的異同。本研究欲瞭解青少年時期家庭和 friend 支持改變狀況，以相依樣本

變異數分析，檢驗三波樣本支持平均數是否有差異，再透過事後多重比較確認差異之組別以驗證假設一、二。

四、 複迴歸分析

複迴歸 (Multiple Regression) 又稱多元迴歸，可以用來瞭解多個自變項對於依變項的影響程度。本研究欲瞭解「家庭支持」與「朋友支持」對於青少年內在憂鬱的解釋力。將青少年時期分為「國中」與「高中」兩階段分別依下述分析步驟及模型進行探討 (模型表列整理如表 3-5-1)：

(一) 檢視「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對青少年「內在憂鬱」的影響以驗證假設三、四：

模型一：在加入「控制變項」(初始家庭支持和初始朋友支持除外)情況下，放入「家庭支持」，檢視「家庭支持」對青少年「內在憂鬱」的影響。

模型二：在加入「控制變項」(初始家庭支持和初始朋友支持除外)情況下，放入「朋友支持」，檢視「朋友支持」對青少年「內在憂鬱」的影響。

模型三：在加入「控制變項」(初始家庭支持和初始朋友支持除外)情況下，同時放入「家庭支持」與「朋友支持」，檢視「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對青少年「內在憂鬱」的影響。

(二) 檢視「家庭支持變化」、「朋友支持變化」對青少年「內在憂鬱」的影響以驗證假設五、六：

模型四：在加入「控制變項」情況下，放入「家庭支持變化」，檢視「家庭支持變化」對青少年「內在憂鬱」的影響。

模型五：在加入「控制變項」情況下，放入「朋友支持變化」，檢視「朋友支持變化」對青少年「內在憂鬱」的影響。

模型六：在加入「控制變項」情況下，同時放入「家庭支持變化」與「朋友支持變化」，檢視「家庭支持變化」、「朋友支持變化」對青少年「內在憂鬱」的影響。

(三) 檢視「家庭和友支持變化類型」對青少年「內在憂鬱」的影響以驗證假設十一：

模型七：在加入「控制變項」情況下，放入「家庭和友支持變化類型」，檢視「家庭和友支持變化類型」對青少年「內在憂鬱」的影響。

表 3-5-1 多元迴歸分析模型

假設	假設三	假設四	假設三 假設四	假設五	假設六	假設五 假設六	假設十一
變項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模型五	模型六	模型七
控制變項*	●	●	●	●	●	●	●
家庭支持	●		●				
朋友支持		●	●				
家庭支持變化				●		●	
朋友支持變化					●	●	
支持變化類型							●

*模型一、模型二、模型三中為避免產生共線性，「初始家庭支持」、「初始朋友支持」二控制變項不放入。

五、 邏輯迴歸分析

當依變數為二元類別資料時，採用統計分析方法是邏輯迴歸 (Logistic Regression)。本研究欲瞭解「家庭支持」與「朋友支持」對於青少年外在偏差行為的解釋力，依變項「偏差行為」為二分之類別變項，故採用邏輯迴歸分析。將青少年時期分為「國中」與「高中」兩階段分別依下述分析步驟及模型進行探討 (模型表列整理如表 3-5-2)：

(一) 檢視「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對青少年「外在偏差行為」的影響以驗

證假設七、八：

模型八：在加入「控制變項」（初始家庭支持和初始朋友支持除外）情況下，放入「家庭支持」，檢視「家庭支持」對青少年「外在偏差行為」的影響。

模型九：在加入「控制變項」（初始家庭支持和初始朋友支持除外）情況下，放入「朋友支持」，檢視「朋友支持」對青少年「外在偏差行為」的影響。

模型十：在加入「控制變項」（初始家庭支持和初始朋友支持除外）情況下，同時放入「家庭支持」與「朋友支持」，檢視「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對青少年「外在偏差行為」的影響。

(二) 檢視「家庭支持變化」、「朋友支持變化」對青少年「外在偏差行為」的影響以驗證假設九、十：

模型十一：在加入「控制變項」情況下，放入「家庭支持變化」，檢視「家庭支持變化」對青少年「外在偏差行為」的影響。

模型十二：在加入「控制變項」情況下，放入「朋友支持變化」，檢視「朋友支持變化」對青少年「外在偏差行為」的影響。

模型十三：在加入「控制變項」情況下，同時放入「家庭支持變化」與「朋友支持變化」，檢視「家庭支持變化」、「朋友支持變化」對青少年「外在偏差行為」的影響。

(三) 檢視「家庭和 friend 支持變化類型」對青少年「外在偏差行為」的影響以驗證假設十二：

模型十四：在加入「控制變項」情況下，放入「家庭和 friend 支持變化類

型」，檢視「家庭和朋友支持變化類型」對青少年「外在偏差行為」的影響。

表 3-5-2 邏輯迴歸分析模型

假設	假設七	假設八	假設七 假設八	假設九	假設十	假設九 假設十	假設十二
變項	模型八	模型九	模型十	模型 十一	模型 十二	模型 十三	模型 十四
控制變項*	●	●	●	●	●	●	●
家庭支持	●		●				
朋友支持		●	●				
家庭支持變化				●		●	
朋友支持變化					●	●	
支持變化類型							●

*模型七、模型八、模型九中為避免產生共線性，「初始家庭支持」、「初始朋友支持」二控制變項不放入。

第四章 研究結果

本章根據研究問題與假設，運用「青少年的成長歷程研究」長期研究資料，進行各項統計分析。全章共分為四節：第一節說明各變項之描述統計分析，第二節分析家庭和 friend 支持的變化情形，第三節分別就國中與高中階段探討家庭和 friend 支持對青少年內在憂鬱的影響，第四節分別就國中與高中階段探討家庭和 friend 支持對青少年外在偏差行為的影響。

第一節 主要變項之描述統計

壹、 依變項

本研究依變項有「內在憂鬱」與「外在偏差行為」，國中階段與高中階段分別使用第三波及第六波之資料，並分別以第一波及第三波作為初始狀態當作控制變項，為完整呈現三個時間點內在憂鬱與外在偏差行為，下面將一併呈現三個時間點的資料。

一、 內在憂鬱

由表 4-1-1 可以看出，在第一波時，研究對象內在憂鬱最小值為 0，最大值為 48，平均數為 6.80，標準差為 7.20；第三波時，最小值為 0，最大值為 56，平均數為 9.09，標準差為 7.92；第六波時，最小值為 0，最大值為 56，平均數為 8.18，標準差為 7.46。整體而言，研究對象憂鬱的數值在第三波為最高，第六波次之。

表 4-1-1 內在憂鬱分析摘要表

變項名稱	時間	樣本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大值	最小值
內在憂鬱	第一波	1628	6.80	7.20	0	48
	第三波	1628	9.09	7.92	0	56
	第六波	1628	8.18	7.46	0	56

二、 外在偏差行為

外在偏差行為分為「有偏差行為」和「沒有偏差行為」。

由表 4-1-2 可以看出，在第一波時，研究對象「有偏差行為」的佔 8.2% (N=134)，「沒有偏差行為」的佔 91.8% (N=1494)；在第三波時，研究對象「有偏差行為」的佔 13.3% (N=216)，「沒有偏差行為」的佔 86.7% (N=1412)；在第六波時，研究對象「有偏差行為」的佔 31.9% (N=519)，「沒有偏差行為」的佔 68.1% (N=1109)。整體而言，研究對象有偏差行為的比例，隨著年紀比例越來越高，在第六波最高，將近三分之一的人有偏差行為。

表 4-1-2 外在偏差行為分析摘要表

變項名稱	時間	選項	樣本數	百分比
偏差行為	第一波	有偏差行為	134	8.2
		沒有偏差行為	1,494	91.8
		總計	1628	100.0
	第三波	有偏差行為	216	13.3
		沒有偏差行為	1,412	86.7
		總計	1628	100.0
	第六波	有偏差行為	519	31.9
		沒有偏差行為	1,109	68.1
		總計	1628	100.0

貳、 自變項

本研究自變項為「家庭支持」、「朋友支持」、「支持變化」和「支持變化類型」。「家庭支持」與「朋友支持」的部分，國中階段使用第三波資料並以第一波作為初始狀態當作控制變項，高中階段使用第六波資料並以第三波作為初始狀態當作控制變項，為完整呈現三個時間點家庭和 friend 支持，將一併呈現三個時間點的資料。各自變項之描述統計分析概述於下：

一、 家庭和友誼支持

由表 4-1-3 得知，家庭支持的部分，在第一波時，研究對象家庭支持最小值為 0，最大值為 6，平均數為 4.03，標準差為 1.62；第三波時，最小值為 0，最大值為 6，平均數為 3.65，標準差為 1.55；第六波時，最小值為 0，最大值為 6，平均數為 3.53，標準差為 1.49。整體而言，隨著年紀增加家庭支持略為減少，第一波到第三波減少的幅度較第三波到第六波大。

朋友支持的部分，在第一波時，研究對象朋友支持最小值為 0，最大值為 9，平均數為 6.74，標準差為 1.64；第三波時，最小值為 0，最大值為 9，平均數為 7.00，標準差為 1.63；第六波時，最小值為 0，最大值為 9，平均數為 7.24，標準差為 1.76。整體而言，隨著年紀增加朋友支持略為增加。

表 4-1-3 家庭和友誼支持描述分析摘要表

變項名稱	時間	樣本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大值	最小值
家庭支持	第一波	1628	4.03	1.62	0	6
	第三波	1628	3.65	1.55	0	6
	第六波	1628	3.53	1.49	0	6
朋友支持	第一波	1628	6.74	1.64	0	9
	第三波	1628	7.00	1.63	0	9
	第六波	1628	7.24	1.76	0	9

二、 支持變化

支持變化分為「支持增加」、「支持減少」、「支持維持」三種狀況，是將後一波支持狀態前去前一波支持狀態，經過調整後分為將調整後改變轉換成 Z 分數，當 $Z \geq 0.25$ 為「支持增加」、 $Z \leq -0.25$ 為「支持減少」、 $-0.25 < Z < 0.25$ 為「支持維持」。「支持維持」、「支持增加」和「支持減少」，變化次數分配情形整理如表 4-1-4。

家庭支持變化部分，研究對象國中階段支持維持的佔 47.5% (N=773)，支持增加的佔 26.2% (N=427)，支持減少的佔 26.3% (N=428)；高中階段支持維持的佔 50.7% (N=825)，支持增加的佔 25.7% (N=418)，支持減少的佔 23.6% (N=385)。整體而言，支持維持約佔 1/2，支持增加和支持減少各約佔 1/4 左右，國中階段與高中階段各狀態人數比例變化不大。

朋友支持變化部分，研究對象國中階段支持維持的佔 10.5% (N=171)，支持增加的佔 26.3% (N=428)，支持減少的佔 63.2% (N=1029)；高中階段支持維持的佔 8.5% (N=139)，支持增加的佔 24.5% (N=398)，支持減少的佔 67.0% (N=1091)。整體而言，支持減少比率較高超過 60%，增加約為 25%，而維持則有 10% 左右，國中階段與高中階段各狀態人數比例變化不大。

表 4-1-4 支持變化分析摘要表

變項名稱	時間	選項	樣本數	百分比
家庭支持變化	國中階段	支持維持	773	47.5
		支持增加	427	26.2
		支持減少	428	26.3
		總計	1628	100.0
	高中階段	支持維持	825	50.7
		支持增加	418	25.7
		支持減少	385	23.6
		總計	1628	100.0
朋友支持變化	國中階段	支持維持	171	10.5
		支持增加	428	26.3
		支持減少	1,029	63.2
		總計	1628	100.0
	高中階段	支持維持	139	8.5
		支持增加	398	24.5
		支持減少	1,091	67.0
		總計	1628	100.0

三、 支持變化類型

支持變化類型是將家庭和友誼支持變化類型情形分為「家庭補償型」、「朋友補償型」、「正向增強型」、「負向減弱型」、「維持不變型」與「其他類型」六種，「家庭補償型」為家庭支持增加且朋友支持減少的情形；「朋友補償型」為家庭支持減少且朋友支持增加的情形；「正向增強型」為家庭支持增加且朋友支持增加的情形；「負向減弱型」為家庭支持減少且朋友支持減少；「維持不變型」為家庭支持維持且朋友支持維持，其他如家庭支持維持且朋友支持增加或減少、朋友支持維持且家庭支持增加或減少等情形則歸類為「其他類型」。支持變化類型之次數分配情形整理如下表 4-1-5。

國中階段研究對象家庭補償型的佔 15.5% (N=252)，朋友補償型的佔 6.6% (N=108)，正向增強型的佔 7.5% (N=122)，負向減弱型的佔 17.0% (N=276)，維持不變型的佔 4.5% (N=74)，其他類型的佔 48.9% (N=796)；高中階段家庭補償型的佔 15.9% (N=259)，朋友補償型的佔 5.4% (N=88)，正向增強型的佔 7.5% (N=122)，負向減弱型的佔 16.8% (N=273)，維持不變型的佔 4.8% (N=78)，其他類型的佔 49.6% (N=808)。整體而言，除其他類型外，家庭補償型與負向減弱型比例較高，國中階段與高中階段各類型比例變化不大。

表 4-1-5 支持變化類型分析摘要表

變項名稱	時間	選項	樣本數	百分比
支持變化類型	國中階段	家庭補償型	252	15.5
		朋友補償型	108	6.6
		正向增強型	122	7.5
		負向減弱型	276	17.0
		維持不變型	74	4.5
		其他類型	796	48.9
		總計	1628	100.0
	高中階段	家庭補償型	259	15.9
		朋友補償型	88	5.4
		正向增強型	122	7.5
		負向減弱型	273	16.8
		維持不變型	78	4.8
		其他類型	808	49.6
		總計	1628	100.0

參、 控制變項

本研究之控制變項在個人特質部分為「性別」和「自尊」；家庭背景為「父母教育程度」和「家庭結構」，另控制「初始憂鬱」、「初始偏差行為」、「初始家庭支持」及「初始朋友支持」。各控制變項之描述統計分析概述於下：

一、 個人特質

本研究中共計男性佔 50.3% (N=819)，女性佔 49.7% (N=809)。

自尊的部分，國中階段（運用第一波資料）自尊最小值為 6，最大值為 24，平均數為 16.15，標準差為 2.86，高中階段（運用第三波資料）自尊最小值為 6，最大值為 24，平均數為 15.48，標準差為 2.95。整體而言，第一波自尊比第三波自尊略高。

表 4-1-6 自尊描述分析摘要表

變項名稱	時間	樣本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自尊	第一波	1628	16.15	2.86	6	24
	第三波	1628	15.48	2.95	6	24

二、 家庭背景

父母教育程度是以父母中教育程度最高者為代表，並轉換為接受教育的年限，最小值為 0，最大值為 18，平均數為 11.59，標準差為 2.97，研究對象父母平均教育程度約相當於高中職。

家庭結構是以父母之婚姻狀況作為判斷依據，將其家庭結構分為「雙親家庭」（爸爸媽媽住在一起、爸爸媽媽分居）和「非雙親家庭」（爸爸或媽媽已經去世、離婚、已離婚但仍同居和其他）。國中階段（運用第一波資料）研究對象家庭為雙親家庭的佔 91.1%（N=1483），為非雙親家庭的佔 8.9%（N=145）；高中階段（運用第三波資料）研究對象家庭為雙親家庭的佔 89.7%（N=1461），為非雙親家庭的佔 10.2%（N=167）。第三波非雙親家庭比例比第一波非雙親家庭比例略微增加。

表 4-1-7 家庭結構分析摘要表

變項名稱	時間	選項	樣本數	百分比
家庭結構	第一波	雙親家庭	1,483	91.1
		非雙親家庭	145	8.9
		總計	1628	100.0
	第三波	雙親家庭	1,461	89.7
		非雙親家庭	167	10.2
		總計	1628	100.0

第二節 支持的變化

本研究目的一為瞭解青少年時期家庭和友誼支持改變狀況，以相依樣本變異數分析，檢驗三波樣本支持平均數是否有差異，再透過事後多重比較確認差異之組別以驗證假設一、二，下面就分別就家庭和友誼支持變化之分析結果進行說明。

壹、 家庭支持變化

在進行相依樣本變異數分析之前，需進行變異數同質性檢定，相依樣本採用球形檢定，檢定結果 Mauchly's W 係數為.985， $p=.000<.05$ 違反變異數同質性之假設，因此需進行修正。修正結果顯示，組間效果 F 值=77.634， $p=.000<.05$ ，三波家庭支持的平均數差異達到顯著水準，表示第一波、第三波與第六波三個時間點的家庭支持確有不同。(請參考表 4-2-1)

表 4-2-1 家庭支持變化之相依樣本單因子變異數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組間 A	219.880	1.971	111.558	77.634
組內				
受訪者間 S	7207.385	1627	4.430	
殘差 (A*S)	4608.120	3206.805	1.437	
全體 Total	12035.385	4835.776	117.425	

$$F_{.05(1.971, 3206.805)} = 77.634$$

由表 4-2-2 可見，經過事後比較發現，三個時間點家庭支持平均數的兩兩比較均有顯著差異，家庭支持的平均數隨時間而減少，顯示家庭支持呈現減少的趨勢，支持本研究假設一。

表 4-2-2 家庭支持變化事後比較

變項	比較組別	平均數差	標準差
家庭支持	第一波 V. S. 第三波	.373***	.042
	第三波 V. S. 第六波	.127***	.040
	第一波 V. S. 第六波	.500***	.044

***p<.001

貳、 朋友支持變化

在進行相依樣本變異數分析之前，需進行變異數同質性檢定，相依樣本採用球形檢定，檢定結果 Mauchly's W 係數為.982， $p=.000<.05$ 違反變異數同質性之假設，因此需進行修正。修正結果顯示，組間效果 F 值=53.835， $p=.000<.05$ ，三波朋友支持的平均數差異達到顯著水準，表示第一波、第三波與第六波三個時間點的朋友支持的確有不同。(請參考表 4-2-3)

表 4-2-3 朋友支持變化之相依樣本單因子變異數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組間 A	203.533	1.965	103.584	53.835
組內				
受訪者間 S	7582.110	1627	4.660	
殘差 (A*S)	6151.133	3196.892	1.924	
全體 Total	13936.776	4825.857	110.168	

$F_{.05}(1.965, 3196.892) = 53.835$

由表 4-2-4 可見，經過事後比較發現，三個時間點朋友支持平均數的兩兩比較均有顯著差異，朋友支持的平均數隨時間而增加，顯示朋友支持呈現增加的趨勢，支持本研究假設二。

表 4-2-4 朋友支持變化事後比較

變項	比較組別	平均數差	標準差
朋友支持	第一波 V. S. 第三波	-.256***	.046
	第三波 V. S. 第六波	-.244***	.047
	第一波 V. S. 第六波	-.500***	.051

***p<.001

第三節 家庭、朋友支持對青少年內在憂鬱之影響

本研究將青少年時期分為「國中」與「高中」兩個階段，以多元迴歸模型在控制個人特質、家庭背景及起始狀態的情況下，檢視家庭支持、朋友支持、支持變化及支持變化類型對青少年內在憂鬱的影響。因此包括七個多元迴歸模型，以內在憂鬱為依變項，將其他自變項以強迫進入法同步放入多元迴歸模型之中分析。本節將就各模型分析結果進行說明。

壹、 國中階段

各模型中皆放入控制變項，由表 4-3-1 及表 4-3-2 七個模型的結果顯示，控制變項中，性別、自尊、初始憂鬱在所有模型中對於青少年內在憂鬱皆有顯著影響。就性別而言，相較於男性，女性的內在憂鬱情況較高；自尊的部分，青少年自尊對其內在憂鬱有負向影響，青少年自尊越高其憂鬱狀況越低。初始憂鬱對其後來的憂鬱有正向影響，初始憂鬱越高，之後的憂鬱狀況也越高。初始家庭支持在模型四與模型六中對於青少年內在憂鬱皆有顯著影響，初始家庭支持對後來的憂鬱有負向影響，先前家庭支持越高，後來的內在憂鬱也越低。父母教育程度、家庭結構及初始朋友支持在所有模型中對於青少年內在憂鬱皆無顯著影響。以下就各模型分別詳述自變項與依變項的關係。

模型一中放入控制變項（初始家庭支持和初始朋友支持除外）與家庭支持，由結果顯示整體的迴歸模式達到統計上之顯著（ $F=93.34$ ， $p<.001$ ），模型一整體解釋力有 25.7%（調整後 $R^2=0.254$ ）。在控制個人特質、家庭背景及初始憂鬱後，家庭支持（ $b=-0.54$ ， $p<.001$ ）之未標準化迴歸係數達到統計上之顯著，顯示其對青少年內在憂鬱有顯著影響，支持研究假設三：家庭支持對青少年內在憂鬱有負向影響，表示家庭支持高青少年內在憂鬱低。

模型二中放入控制變項（初始家庭支持和初始朋友支持除外）與朋友支持，由表 4-3-1 結果顯示整體的迴歸模式達到統計上之顯著（ $F=88.36$ ， $p<.001$ ），模型二整體解釋力有 24.6%（調整後 $R^2=0.244$ ），結果顯示除性別、自尊和初始憂鬱三個控制變項達到統計上之顯著，其餘變項均未達統計上之顯著。結果未能支持研究假設四，朋友支持對青少年內在憂鬱無顯著影響。

模型三中放入控制變項（初始家庭支持和初始朋友支持除外）且同時放入家庭和 friend 支持，由表 4-3-1 結果顯示整體的迴歸模式達到統計上之顯著（ $F=79.96$ ， $p<.001$ ），模型三整體解釋力有 25.7%（調整後 $R^2=0.254$ ），結果與模式一、二皆相同。在控制個人特質、家庭背景及初始憂鬱等變項後，家庭支持（ $b=-0.54$ ， $p<.001$ ）之未標準化迴歸係數達到統計上之顯著，而朋友支持之未標準化迴歸係數未達到統計上之顯著。

表 4-3-1 國中階段家庭、朋友支持對青少年憂鬱影響之迴歸分析

國中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i>b</i>	<i>B</i>	<i>b</i>	<i>B</i>	<i>b</i>	<i>B</i>
性別						
女性 (男性=0)	1.12** (0.34)	0.071	1.14** (0.36)	0.072	1.12** (0.36)	0.071
自尊	-0.14* (0.06)	-0.049	-0.16* (0.06)	-0.058	-0.14* (0.06)	-0.049
父母教育程度	0.05 (0.06)	0.020	0.04 (0.06)	0.016	0.05 (0.06)	0.020
家庭結構						
雙親家庭 (非雙親家庭=0)	-0.18 (0.60)	-0.006	-0.34 (0.60)	-0.012	-0.18 (0.60)	-0.006
初始憂鬱	0.49*** (0.02)	0.448	0.51*** (0.02)	0.464	0.49*** (0.02)	0.448
家庭支持	-0.54*** (0.11)	-0.105			-0.54*** (0.11)	-0.105
朋友支持			-0.08 (0.11)	-0.016	-0.00 (0.11)	-0.001
常數	8.86*** (1.37)		8.01*** (1.49)		8.88*** (1.49)	
<i>N</i>	1628		1628		1628	
<i>R</i> ²	0.257		0.246		0.257	
調整後 <i>R</i> ²	0.254		0.244		0.254	
<i>F</i> 值	93.34***		88.36***		79.96***	

備註：括弧內數字為標準誤

p* < .05, *p* < .01, ****p* < .001

模型四中放入控制變項與家庭支持變化，表 4-3-2 結果顯示整體的迴歸模式達到統計上之顯著 ($F=71.41$, $p<.001$)，模型四整體解釋力有 26.1% (調整後 $R^2=0.257$)，結果顯示在控制個人特質、家庭背景及初始狀態等變項後，家庭支持增加 ($b=-1.24$, $p<.01$) 與家庭支持的減少 ($b=1.72$, $p<.001$) 之未標準化迴歸係數均達到統計上之顯著，顯示其對青少年內在憂鬱皆有顯著影響。相較於家庭支持維持的青少年，家庭支持增加的青少年內在憂鬱較低，家庭支持減少的青少年內在憂鬱較高，支持研究假設五：家庭支持變化對青少年內在憂鬱有顯

著影響。更進一步來看，家庭支持增加之標準化迴歸係數 $\beta=-0.069$ ，家庭支持減少之標準化迴歸係數 $\beta=0.095$ ，顯示家庭支持減少的解釋力大於家庭支持增加，因此家庭支持減少對青少年內在憂鬱的影響更為重要。

模型五中放入控制變項與朋友支持變化，表 4-3-2 結果顯示整體的迴歸模式達到統計上之顯著（ $F=66.35$ ， $p<.001$ ），模型五整體解釋力有 24.7%（調整後 $R^2=0.243$ ），結果顯示在控制個人特質、家庭背景及初始狀態等變項後，朋友支持增加與家庭支持減少之未標準化迴歸係數均未達到統計上之顯著，顯示其對青少年內在憂鬱無顯著影響，未能支持研究假設六，朋友支持變化對青少年內在憂鬱無顯著影響。

模型六中放入控制變項且同時放入家庭支持變化與朋友支持變化，表 4-3-2 結果顯示整體的迴歸模式達到統計上之顯著（ $F=52.08$ ， $p<.001$ ），模型六整體解釋力有 26.2%（調整後 $R^2=0.257$ ），結果與模型四及模型五相同，在控制個人特質、家庭背景及初始狀態等變項後，家庭支持增加（ $b=-1.25$ ， $p<.01$ ）與家庭支持的減少（ $b=1.74$ ， $p<.001$ ）之未標準化迴歸係數均達到統計上之顯著，而朋友支持增加與朋友支持減少之未標準化係數均未達統計上之顯著。

模型七中放入控制變項及家庭和 friend 支持變化類型，表 4-3-2 結果顯示整體的迴歸模式達到統計上之顯著（ $F=47.18$ ， $p<.001$ ），模型七整體解釋力有 26.0%（調整後 $R^2=0.254$ ），在控制個人特質、家庭背景及初始狀態等變項後，朋友補償型（ $b=2.91$ ， $p<.001$ ）、負向減弱型（ $b=2.86$ ， $p<.001$ ）與其他類型（ $b=1.24$ ， $p<.05$ ）與之未標準化迴歸係數均達到統計上之顯著。顯示支持變化類型對青少年內在憂鬱有顯著影響，相較於支持變化類型為家庭補償型的青少年，朋友補償型、負向減弱型與其他類型的青少年其內在憂鬱較高，支持研究假設十一：家庭和 friend 支持變化類型對青少年內在憂鬱有顯著影響。更進一步來看，朋友補償型之標準化迴歸係數 $\beta=0.091$ ，負向減弱型之標準化迴歸係數 $\beta=0.135$ ，

其他類型之標準化迴歸係數 $\beta=0.078$ ，顯示負向減弱型的解釋力最大，朋友補償型次之。

表 4-3-2 國中階段支持變化與支持變化類型對青少年憂鬱影響之迴歸分析

國中	模型四		模型五		模型六		模型七	
	<i>b</i>	<i>B</i>	<i>b</i>	<i>B</i>	<i>b</i>	<i>B</i>	<i>b</i>	<i>B</i>
性別								
女性 (男性=0)	1.18*** (0.34)	0.074	0.97** (0.36)	0.061	1.05** (0.36)	0.066	1.07** (0.36)	0.067
自尊	-0.15* (0.06)	-0.055	-0.17** (0.06)	-0.063	-0.16** (0.06)	-0.058	-0.16** (0.06)	-0.060
父母教育程度	0.04 (0.06)	0.014	0.03 (0.06)	0.013	0.03 (0.06)	0.012	0.04 (0.06)	0.013
家庭結構								
雙親家庭 (非雙親家庭=0)	-0.21 (0.60)	-0.008	-0.35 (0.60)	-0.012	-0.22 (0.60)	-0.008	-0.26 (0.60)	-0.009
初始憂鬱	0.50*** (0.03)	0.454	0.51*** (0.02)	0.466	0.50*** (0.03)	0.455	0.50*** (0.03)	0.457
初始家庭支持	-0.25* (0.12)	-0.051			-0.28* (0.13)	-0.056	-0.24 (0.12)	-0.049
初始朋友支持			0.14 (0.12)	0.029	0.17 (0.12)	0.035	0.14 (0.12)	0.028
家庭支持變化								
家庭支持增加	-1.24** (0.45)	-0.069			-1.25** (0.45)	-0.069		
家庭支持減少 (家庭支持維持=0)	1.72*** (0.42)	0.095			1.74*** (0.42)	0.097		
朋友支持變化								
朋友支持增加			-0.23 (0.64)	-0.013	-0.23 (0.63)	-0.013		
朋友支持減少 (朋友支持維持=0)			-0.23 (0.63)	-0.014	-0.32 (0.62)	-0.020		
支持變化類型								
朋友補償型							2.91*** (0.84)	0.091
正向增強型							-0.14 (0.77)	-0.005
負向減弱型							2.86*** (0.65)	0.135
維持不變型							1.28	0.034

				(0.95)	
其他類型				1.24*	0.078
(家庭補償型=0)				(0.53)	
常數	8.17***	7.10***	7.70***	6.34***	
	(1.42)	(1.49)	(1.53)	(1.53)	
<i>N</i>	1628	1628	1628	1628	
<i>R</i> ²	0.261	0.247	0.262	0.260	
調整後 <i>R</i> ²	0.257	0.243	0.257	0.254	
<i>F</i> 值	71.41***	66.35***	52.08***	47.18***	

備註：括弧內數字為標準誤

* $p < .05$, ** $p < .01$, *** $p < .001$

貳、 高中階段

各模型中皆放入控制變項，由表 4-3-3 及表 4-3-4 七個模型的結果顯示，控制變項中，性別、家庭結構與初始憂鬱在所有模型中對於青少年內在憂鬱皆有顯著影響。就性別而言，相較於男性，女性的內在憂鬱情況較高；家庭結構的部分，相較於非雙親家庭，雙親家庭青少年的內在憂鬱較低。初始憂鬱對後來的憂鬱有正向影響，初始憂鬱越高，之後的憂鬱狀況也越高。初始家庭支持在模型四、模型六、模型七中對於青少年內在憂鬱有顯著影響，初始家庭支持對後來的憂鬱有負向影響，初始家庭支持越高，後來的內在憂鬱越低；初始朋友支持在模型五、模型六、模型七中對於青少年內在憂鬱皆無顯著影響。自尊、父母教育程度在所有模型中對於青少年內在憂鬱皆無顯著影響。以下就各模型分別詳述自變項與依變項的關係。

模型一中放入控制變項（初始家庭支持和初始朋友支持除外）與家庭支持，表 4-3-3 結果顯示整體的迴歸模式達到統計上之顯著（ $F=86.35$ ， $p<.001$ ），模型一整體解釋力有 24.2%（調整後 $R^2=0.239$ ），在控制個人特質、家庭背景及初始憂鬱等變項後，家庭支持（ $b=-0.62$ ， $p<.001$ ）之未標準化迴歸係數達到統計上之顯著，顯示其對青少年內在憂鬱有顯著影響，家庭支持對青少年內在憂鬱有負向影響，支持研究假設三：家庭支持對青少年內在憂鬱有負向影響，表示家庭支持越高，青少年內在憂鬱越低。

模型二中放入控制變項（初始家庭支持和初始朋友支持除外）與朋友支持，表 4-3-3 結果顯示整體的迴歸模式達到統計上之顯著（ $F=79.73$ ， $p<.001$ ），模型二整體解釋力有 22.8%（調整後 $R^2=0.225$ ）。除性別、家庭結構、初始憂鬱三個控制變項達到統計上之顯著，其餘變項均未達統計上之顯著。結果未能支持研究假設四，朋友支持對青少年內在憂鬱無顯著影響。

模型三中放入控制變項（初始家庭支持和初始朋友支持除外）且同時放入家

庭和朋友支持，表 4-3-3 結果顯示整體的迴歸模式達到統計上之顯著 ($F=74.47$ ， $p<.001$)，模型三整體解釋力有 24.3% (調整後 $R^2=0.240$)，結果與模式一、二皆相同。在控制個人特質、家庭背景及初始憂鬱等變項後，家庭支持 ($b=-0.64$ ， $p<.001$) 之未標準化迴歸係數達到統計上之顯著，而朋友支持之未標準化迴歸係數未達到統計上之顯著。

表 4-3-3 高中階段家庭、朋友支持對青少年憂鬱影響之迴歸分析

高中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i>b</i>	<i>B</i>	<i>b</i>	<i>B</i>	<i>b</i>	<i>B</i>
性別						
女性 (男性=0)	1.67*** (0.33)	0.112	1.48*** (0.34)	0.099	1.53*** (0.34)	0.102
自尊	0.03 (0.06)	0.012	0.00 (0.06)	0.000	0.02 (0.06)	0.007
父母教育程度	0.04 (0.05)	0.016	0.01 (0.05)	0.003	0.04 (0.05)	0.015
家庭結構						
雙親家庭 (非雙親家庭=0)	-1.28* (0.53)	-0.052	-1.44** (0.54)	-0.059	-1.25* (0.53)	-0.051
初始憂鬱	0.41*** (0.02)	0.438	0.42*** (0.02)	0.448	0.41*** (0.02)	0.436
家庭支持	-0.62*** (0.11)	-0.124			-0.64*** (0.11)	-0.128
朋友支持			0.09 (0.10)	0.022	0.16 (0.10)	0.037
常數	5.99*** (1.28)		4.12** (1.37)		5.21*** (1.37)	
<i>N</i>	1628		1628		1628	
R^2	0.242		0.228		0.243	
調整後 R^2	0.239		0.225		0.240	
<i>F</i> 值	86.35***		79.73***		74.47***	

備註：括弧內數字為標準誤

* $p<.05$ ，** $p<.01$ ，*** $p<.001$

模型四中放入控制變項與家庭支持變化，表 4-3-4 結果顯示整體的迴歸模式達到統計上之顯著 ($F=63.09, p<.001$)，模型四整體解釋力有 23.8% (調整後 $R^2=0.234$)，結果顯示在控制個人特質、家庭背景及初始狀態等變項後，家庭支持增加 ($b=-1.07, p<.01$) 與家庭支持的減少 ($b=0.82, p<.05$) 之未標準化迴歸係數均達到統計上之顯著，顯示其對青少年內在憂鬱皆有顯著影響。相較於家庭支持維持的青少年，家庭支持增加的青少年內在憂鬱較低，家庭支持減少的青少年內在憂鬱較高，支持研究假設五：家庭支持變化對青少年內在憂鬱有顯著影響。更進一步來看，家庭支持增加之標準化迴歸係數 $\beta=-0.063$ ，家庭支持減少之標準化迴歸係數 $\beta=0.047$ ，顯示家庭支持增加的解釋力大於家庭支持減少，因此家庭支持增加對青少年內在憂鬱的影響更為重要。

模型五中放入控制變項與朋友支持變化，表 4-3-4 結果顯示整體的迴歸模式達到統計上之顯著 ($F=61.76, p<.001$)，模型五整體解釋力有 23.4% (調整後 $R^2=0.230$)，結果顯示在控制個人特質、家庭背景及初始狀態等變項後，朋友支持增加與朋友支持的減少之未標準化迴歸係數均未達到統計上之顯著，顯示其對青少年內在憂鬱無顯著影響，未能支持研究假設五，朋友支持變化對青少年內在憂鬱無顯著影響。

模型六中放入控制變項且同時放入家庭支持變化與朋友支持變化，表 4-3-4 結果顯示整體的迴歸模式達到統計上之顯著 ($F=47.62, p<.001$)，模型六整體解釋力有 24.5% (調整後 $R^2=0.240$)，結果同時放入家庭支持變化與朋友支持變化後，家庭支持增加 ($b=-1.19, p<.01$) 與家庭支持的減少 ($b=0.84, p<.05$) 之未標準化迴歸係數均達到統計上之顯著，顯示其對青少年內在憂鬱均有顯著影響，家庭支持增加對青少年內在憂鬱有負向影響，家庭支持減少對青少年內在憂鬱有正向影響，相較於家庭支持維持的青少年，家庭支持增加的青少年內在憂鬱較低，家庭支持減少的青少年內在憂鬱較高。支持研究假設五：家庭支持變化對青少年內在憂鬱有顯著影響。更進一步來看，家庭支持增加之標準化迴歸係數 β

$=-0.070$ ，家庭支持減少之標準化迴歸係數 $\beta=0.048$ ，顯示家庭支持增加的解釋力大於家庭支持減少，因此家庭支持增加對青少年內在憂鬱的影響更為重要。

模型七中放入控制變項及家庭和友支持變化類型，表 4-3-4 結果顯示整體的迴歸模式達到統計上之顯著 ($F=42.64$, $p<.001$)，模型七整體解釋力有 24.1% (調整後 $R^2=0.235$)，在控制個人特質、家庭背景及初始狀態等變項後朋友補償型 ($b=3.43$, $p<.001$)、正向增強型 ($b=1.47$, $p<.05$)、負向減弱型 ($b=1.76$, $p<.01$) 與其他類型 ($b=1.66$, $p<.001$) 之未標準化迴歸係數均達到統計上之顯著，而維持不變型之未標準化係數未達統計上之顯著。顯示部分支持變化類型對青少年內在憂鬱有顯著影響，相較於家庭補償型，朋友補償型、正向增強型、負向減弱型與其他類型對青少年內在憂鬱有正向影響，即相較於支持變化為家庭補償型的青少年，朋友補償型、正向增強型、負向減弱型與其他類型的青少年其內在憂鬱皆較高。支持研究假設十一：家庭和友支持變化類型對青少年內在憂鬱有顯著影響。更進一步來看，朋友補償型之標準化迴歸係數 $\beta=0.104$ ，正向增強型之標準化迴歸係數 $\beta=0.052$ 、負向減弱型之標準化迴歸係數 $\beta=0.088$ ，其他類型之標準化迴歸係數 $\beta=0.111$ ，顯示各類型的解釋力大依序為其他類型、朋友補償型、負向減弱型、正向增強型。

表 4-3-4 高中階段支持變化與支持變化類型對青少年憂鬱影響之迴歸分析

高中	模型四		模型五		模型六		模型七	
	<i>b</i>	<i>B</i>	<i>b</i>	<i>B</i>	<i>b</i>	<i>B</i>	<i>b</i>	<i>B</i>
性別								
女性 (男性=0)	1.62 ^{***} (0.33)	0.109	1.59 ^{***} (0.35)	0.107	1.57 ^{***} (0.35)	0.105	1.60 ^{***} (0.34)	0.107
自尊								
	0.04 (0.06)	0.014	0.00 (0.06)	0.000	0.02 (0.06)	0.008	0.03 (0.06)	0.012
父母教育程度								
	0.03 (0.05)	0.014	0.01 (0.05)	0.002	0.03 (0.05)	0.012	0.03 (0.06)	0.014
家庭結構								
雙親家庭 (非雙親家庭=0)	-1.36 [*] (0.53)	-0.055	-1.48 ^{**} (0.54)	-0.060	-1.36 [*] (0.53)	-0.055	-1.34 [*] (0.54)	-0.054
初始憂鬱								
	0.41 ^{***} (0.02)	0.440	0.42 ^{***} (0.02)	0.446	0.41 ^{***} (0.02)	0.437	0.42 ^{***} (0.02)	0.441
初始家庭支持								
	-0.46 ^{***} (0.12)	-0.096			-0.47 ^{***} (0.12)	-0.098	-0.43 ^{***} (0.12)	-0.090
初始朋友支持								
			0.03 (0.12)	0.006	0.11 (0.12)	0.024	-0.01 (0.11)	-0.002
家庭支持變化								
家庭支持增加	-1.07 ^{**} (0.41)	-0.063			-1.19 ^{**} (0.41)	-0.070		
家庭支持減少 (家庭支持維持=0)	0.82 [*] (0.41)	0.047			0.84 [*] (0.41)	0.048		
朋友支持變化								
朋友支持增加			0.45 (0.66)	0.026	0.58 (0.66)	0.034		
朋友支持減少 (朋友支持維持=0)			-0.96 (0.65)	-0.060	-1.01 (0.65)	-0.064		
支持變化類型								
朋友補償型							3.43 ^{***} (0.85)	0.104
正向增強型							1.47 [*] (0.74)	0.052
負向減弱型							1.76 ^{**} (0.61)	0.088
維持不變型							1.17	0.034

				(0.89)
其他類型				1.66*** 0.111
(家庭補償型=0)				(0.50)
常數	5.63***	5.17***	5.80***	4.13**
	(1.31)	(1.45)	(1.46)	(1.49)
<i>N</i>	1628	1628	1628	1628
<i>R</i> ²	0.238	0.234	0.245	0.241
調整後 <i>R</i> ²	0.234	0.230	0.240	0.235
<i>F</i> 值	63.09***	61.76***	47.62***	42.64***

備註：括弧內數字為標準誤

* $p < .05$, ** $p < .01$, *** $p < .001$

第四節 家庭、朋友支持對青少年外在偏差行為之影響

本研究將青少年時期分為「國中」與「高中」兩個階段，以邏輯迴歸模型在控制個人特質、家庭背景及起始狀態的情況下，檢視家庭、朋友支持、支持變化及支持變化類型對青少年外在偏差的影響。因此將分為七個邏輯迴歸模型，以外在偏差行為為依變項，將其他自變項同步放入邏輯迴歸模型之中分析，本節將說明各模型分析結果。

壹、 國中階段

各模型中皆放入控制變項，由表 4-4-1 及表 4-4-2 七個模型的結果顯示，控制變項中，除自尊外其他控制變項對於青少年外在偏差行為皆有顯著影響。就性別而言，相較於男性，女性發生外在偏差行為的可能性較低；在父母教育程度的部分，父母教育程度越高，青少年發生外在偏差行為的可能性越低；在家庭結構的部分，相較於非雙親家庭，雙親家庭青少年發生外在偏差行為的可能性較低；初始偏差的部分，相較於之前沒有外在偏差行為的青少年，之前有外在偏差行為的青少年後來發生外在偏差行為的可能性較高。初始家庭支持的部分，在模型十一、模型十三、模型十四中，初始家庭支持對青少年外在偏差行為皆有顯著影響，初始家庭支持越高其後來發生偏差行為的可能性越低，初始朋友支持對外在偏差行為無顯著影響。以下就各模型分別詳述自變項與依變項的關係。

模型八中放入控制變項（初始家庭支持和初始朋友支持除外）與家庭支持，表 4-4-1 結果顯示整體的迴歸模式達到統計上之顯著（ $\chi^2=181.99, p<.001$ ）。在控制個人特質、家庭背景及初始偏差行為等變項後，家庭支持對外在偏差行為影響有達到統計上之顯著，顯示家庭支持可以預測青少年外在偏差行為，進一步檢視其影響的方向後，家庭支持越高，青少年產生偏差行為的可能性越低，支持研究假設七。根據機率比值（odds ratio）來分析，當「家庭支持」增加一個單

位，青少年有偏差行為的可能性降低 27%。

模型九中放入控制變項（初始家庭支持和初始朋友支持除外）與朋友支持，表 4-4-1 結果顯示整體的迴歸模式達到統計上之顯著（ $\chi^2=145.40$ ， $p<.001$ ）。結果顯示僅性別、父母教育程度、家庭結構及初始偏差行為等控制變項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朋友支持並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未能支持研究假設八，朋友支持對青少年外在偏差行為無顯著影響。

模型十中放入控制變項（初始家庭支持和初始朋友支持除外）、家庭和朋
友支持，表 4-4-1 結果顯示整體的迴歸模式達到統計上之顯著（ $\chi^2=183.78$ ， $p<.001$ ）。結果與模型八跟模型九相同，在控制個人特質、家庭背景及初始偏差行為等變項後，家庭支持對外在偏差行為影響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而朋友支持對外在偏差行為影響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根據機率比值（odds ratio）來分析，當「家庭支持」增加一個單位，青少年有偏差行為的可能性降低 27%。

表 4-4-1 國中階段家庭、朋友支持對青少年偏差行為影響之邏輯迴歸分析

國中	模型八		模型九		模型十	
	<i>b</i>	<i>Exp (B)</i>	<i>b</i>	<i>Exp (B)</i>	<i>b</i>	<i>Exp (B)</i>
性別						
女性 (男性=0)	-0.76 ^{***} (0.16)	0.47 (0.08)	-0.75 ^{***} (0.17)	0.47 (0.08)	-0.82 ^{***} (0.17)	0.44 (0.08)
自尊	-0.03 (0.03)	0.97 (0.03)	-0.05 (0.03)	0.95 (0.03)	-0.03 (0.03)	0.97 (0.03)
父母教育程度	-0.07 [*] (0.03)	0.94 (0.02)	-0.07 ^{**} (0.03)	0.93 (0.02)	-0.07 [*] (0.03)	0.93 (0.02)
家庭結構						
雙親家庭 (非雙親家庭=0)	-0.57 [*] (0.23)	0.56 (0.13)	-0.64 ^{**} (0.23)	0.53 (0.12)	-0.57 [*] (0.23)	0.57 (0.13)
初始偏差行為						
有偏差行為 (沒有偏差行為=0)	2.00 ^{***} (0.20)	7.39 (1.49)	2.01 ^{***} (0.20)	7.49 (1.49)	2.00 ^{***} (0.20)	7.37 (1.49)
家庭支持	-0.30 ^{***} (0.05)	0.74 (0.04)			-0.31 ^{***} (0.05)	0.73 (0.04)
朋友支持			0.03 (0.05)	1.03 (0.05)	0.07 (0.05)	1.07 (0.05)
常數	0.95 (0.59)		0.21 (0.64)		0.59 (0.65)	
<i>N</i>	1628		1628		1628	
pseudo <i>R</i> ²	0.143		0.114		0.144	
χ^2	181.99 ^{***}		145.40 ^{***}		183.78 ^{***}	

備註：括弧內數字為標準誤

* $p < .05$, ** $p < .01$, *** $p < .001$

模型十一中放入控制變項與家庭支持變化，表 4-4-2 結果顯示整體的迴歸模式達到統計上之顯著 ($\chi^2=183.31, p<.001$)。在控制個人特質、家庭背景及初始狀態等變項後，家庭支持變化對外偏差行為影響有達到統計上之顯著，顯示家庭支持變化可以預測青少年外在偏差行為，支持研究假設九：家庭支持變化對青少年外在偏差行為有顯著影響。進一步檢視，相對於家庭支持維持的青少年，家庭支持增加，青少年產生偏差行為的可能性越低，約減少 59%；家庭支持減少，青少年產生偏差行為的可能性越高，約增加 70%。

模型十二中放入控制變項與朋友支持變化，表 4-4-2 結果顯示整體的迴歸模式達到統計上之顯著 ($\chi^2=145.82, p<.001$)。在控制個人特質、家庭背景及初始狀態等變項後，朋友支持變化對外偏差行為影響未達到統計上之顯著，未能支持研究假設十，朋友支持變化對青少年外在偏差行為無顯著影響。

模型十三中放入控制變項、家庭和 friend 支持，表 4-4-2 結果顯示整體的迴歸模式達到統計上之顯著 ($\chi^2=185.24, p<.001$)。結果與模型十一跟模型十二相同，在控制個人特質、家庭背景及初始狀態等變項後，家庭支持變化對外偏差行為影響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而朋友支持變化對外偏差行為影響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進一步檢視，相對於家庭支持維持的青少年，家庭支持增加，青少年產生偏差行為的可能性越低，約減少 60%；家庭支持減少，青少年產生偏差行為的可能性越高，約增加 71%。

模型十四中放入控制變項及家庭和 friend 支持變化類型，表 4-4-2 結果顯示整體的迴歸模式達到統計上之顯著 ($\chi^2=185.20, p<.001$)。在控制個人特質、家庭背景及初始狀態等變項後，朋友補償型、負向減弱型、維持不變型及其他類型對外偏差行為影響有達到統計上之顯著，顯示部分家庭和 friend 支持變化類型可以預測青少年外在偏差行為，支持研究假設十二：家庭和 friend 支持變化類型對

青少年外在偏差行為有顯著影響。進一步檢視，相對於家庭補償型的青少年，朋友補償型的青少年產生偏差行為的可能性較高，約增加 331%；負向減弱型的青少年產生偏差行為的可能性較高，約增加 461%；維持不變型的青少年產生偏差行為的可能性較高，約增加 196%；其他類型的青少年產生偏差行為的可能性較高，約增加 183%。

表 4-4-2 國中階段支持變化與支持變化類型對青少年偏差行為影響之邏輯迴歸分析

國中	模型十一		模型十二		模型十三		模型十四	
	<i>b</i>	<i>Exp (B)</i>	<i>b</i>	<i>Exp (B)</i>	<i>b</i>	<i>Exp (B)</i>	<i>b</i>	<i>Exp (B)</i>
性別								
女性 (男性=0)	-0.73 ^{***} (0.16)	0.48 (0.08)	-0.76 ^{***} (0.17)	0.47 (0.08)	-0.81 ^{***} (0.17)	0.45 (0.08)	-0.78 ^{***} (0.17)	0.46 (0.08)
自尊								
	-0.03 (0.03)	0.97 (0.03)	-0.05 (0.03)	0.95 (0.03)	-0.04 (0.03)	0.96 (0.03)	-0.04 (0.03)	0.96 (0.03)
父母教育程度								
	-0.07 ^{**} (0.03)	0.93 (0.02)	-0.07 ^{**} (0.03)	0.93 (0.02)	-0.08 ^{**} (0.03)	0.93 (0.02)	-0.08 ^{**} (0.03)	0.93 (0.02)
家庭結構								
雙親家庭 (非雙親家庭=0)	-0.60 [*] (0.23)	0.55 (0.13)	-0.64 ^{**} (0.23)	0.53 (0.12)	-0.59 [*] (0.23)	0.55 (0.13)	-0.63 ^{**} (0.23)	0.53 (0.12)
初始偏差行為								
有偏差行為 (沒有偏差行為=0)	2.04 ^{***} (0.21)	7.71 (1.59)	2.01 ^{***} (0.20)	7.48 (1.49)	2.04 ^{***} (0.21)	7.66 (1.58)	2.02 ^{***} (0.21)	7.55 (1.56)
初始家庭支持								
	-0.25 ^{***} (0.05)	0.78 (0.04)			-0.26 ^{***} (0.05)	0.77 (0.04)	-0.25 ^{***} (0.05)	0.78 (0.04)
初始朋友支持								
			0.02 (0.06)	1.03 (0.06)	0.06 (0.06)	1.07 (0.06)	0.07 (0.05)	1.07 (0.06)
家庭支持變化								
家庭支持增加	-0.90 ^{***} (0.23)	0.41 (0.09)			-0.90 ^{***} (0.23)	0.4 (0.09)		
家庭支持減少 (家庭支持維持=0)	0.53 ^{**} (0.18)	1.70 (0.31)			0.54 ^{**} (0.18)	1.71 (0.31)		
朋友支持變化								
朋友支持增加			0.18 (0.29)	1.20 (0.35)	0.18 (0.29)	1.20 (0.35)		
朋友支持減少 (朋友支持維持=0)			0.09 (0.28)	1.09 (0.31)	0.03 (0.29)	1.03 (0.30)		
支持變化類型								
朋友補償型							1.46 ^{***} (0.40)	4.31 (1.72)
正向增強型							0.45 (0.40)	1.58 (0.64)
負向減弱型							1.73 ^{***} (0.33)	5.61 (1.83)

維持不變型				1.08*	2.96
				(0.45)	(1.34)
其他類型				1.04***	2.83
(家庭補償型=0)				(0.29)	(0.82)
常數	1.07	0.14	0.72	-0.28	
	(0.61)	(0.64)	(0.67)	(0.69)	
<i>N</i>	1628	1628	1628	1628	1628
pseudo <i>R</i> ²	0.144	0.114	0.145	0.145	0.145
χ^2	183.31***	145.82***	185.24***	185.20***	185.20***

備註：括弧內數字為標準誤

* $p < .05$, ** $p < .01$, *** $p < .001$

貳、 高中階段

模型中皆放入控制變項，由表 4-4-3 及表 4-4-4 七個模型的結果顯示，控制變項中，僅性別、初始偏差與初始家庭支持對於青少年外在偏差行為有顯著影響。就性別而言，相較於男性，女性發生外在偏差行為的可能性較低；初始偏差的部分，相較於之前沒有外在偏差行為的青少年，之前有外在偏差行為的青少年後來發生外在偏差行為的可能性較高。初始家庭支持的部分，在模型十一、模型十三、模型十四中，初始家庭支持越高其後來發生偏差行為的可能性越低。以下就各模型分別詳述自變項與依變項的關係。

模型八中放入控制變項（初始家庭支持和初始朋友支持除外）與家庭支持，由表 4-4-3 結果顯示整體的迴歸模式達到統計上之顯著（ $\chi^2=123.76, p < .001$ ）。在控制個人特質、家庭背景及初始偏差行為等變項後，家庭支持對外在偏差行為影響有達到統計上之顯著，顯示家庭支持可以預測青少年外在偏差行為，進一步檢視其影響的方向後，家庭支持越高，青少年產生偏差行為的可能性越低，支持研究假設七。根據機率比值（odds ratio）來分析，當「家庭支持」增加一個單位，青少年有偏差行為的可能性降低 15%。

模型九中放入控制變項（初始家庭支持和初始朋友支持除外）與朋友支持，

由表 4-4-3 顯示整體的迴歸模式達到統計上之顯著 ($\chi^2=105.11, p<.001$)。結果顯示僅性別及初始偏差行為等控制變項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朋友支持並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未能支持研究假設八，朋友支持對青少年外在偏差行為無顯著影響。

模型十中放入控制變項（初始家庭支持和初始朋友支持除外）、家庭和朋
友支持，由表 4-4-3 顯示整體的迴歸模式達到統計上之顯著 ($\chi^2=126.24, p<.001$)。結果與模型八跟模型九相同，在控制個人特質、家庭背景及初始偏差行為等變項後，家庭支持與外在偏差行為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而朋友支持與外在偏差行為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根據機率比值 (odds ratio) 來分析，當「家庭支持」增加一個單位，青少年有偏差行為的可能性降低 16%。

表 4-4-3 高中階段家庭、朋友支持對青少年偏差行為影響之邏輯迴歸分析

高中	模型八		模型九		模型十	
	<i>b</i>	<i>Exp (B)</i>	<i>b</i>	<i>Exp (B)</i>	<i>b</i>	<i>Exp (B)</i>
性別						
女性 (男性=0)	-0.45*** (0.11)	0.64 (0.07)	-0.50*** (0.12)	0.61 (0.07)	-0.50*** (0.12)	0.60 (0.07)
自尊	-0.03 (0.02)	0.97 (0.02)	-0.04 (0.02)	0.96 (0.02)	-0.03 (0.02)	0.97 (0.02)
父母教育程度	0.02 (0.02)	1.02 (0.02)	0.01 (0.02)	1.01 (0.02)	0.02 (0.02)	1.02 (0.02)
家庭結構						
雙親家庭 (非雙親家庭=0)	-0.18 (0.18)	0.83 (0.15)	-0.22 (0.18)	0.80 (0.14)	-0.17 (0.18)	0.84 (0.15)
初始偏差行為						
有偏差行為 (沒有偏差行為=0)	1.21*** (0.16)	3.35 (0.52)	1.25*** (0.15)	3.48 (0.54)	1.20*** (0.16)	3.33 (0.52)
家庭支持	-0.17*** (0.04)	0.85 (0.03)			-0.17*** (0.04)	0.84 (0.03)
朋友支持			0.04 (0.03)	1.04 (0.03)	0.05 (0.03)	1.05 (0.04)
常數	0.18 (0.41)		-0.35 (0.44)		-0.10 (0.45)	
<i>N</i>	1628		1628		1628	
pseudo <i>R</i> ²	0.061		0.052		0.062	
χ^2	123.76***		105.11***		126.24***	

備註：括弧內數字為標準誤

* $p < .05$, ** $p < .01$, *** $p < .001$

模型十一中放入控制變項與家庭支持變化，由表 4-4-4 結果顯示整體的迴歸模式達到統計上之顯著 ($\chi^2=124.27$, $p < .001$)。在控制個人特質、家庭背景及初始狀態等變項後，家庭支持變化對外在偏差行為影響未達到統計上之顯著，未能支持研究假設九，家庭支持變化對青少年外在偏差行為無顯著影響。

模型十二中放入控制變項與朋友支持變化，由表 4-4-4 結果顯示整體的迴歸模式達到統計上之顯著 ($\chi^2=105.18$, $p < .001$)。在控制個人特質、家庭背景及

初始狀態等變項後，朋友支持變化對外在偏差行為影響未達到統計上之顯著，未能支持研究假設十，朋友支持變化對青少年外在偏差行為無顯著影響。

模型十三中放入控制變項、家庭支持變化與朋友支持變化，表 4-4-4 顯示整體的迴歸模式達到統計上之顯著 ($\chi^2=125.79, p<.001$)。結果與模型十一跟模型十二相同，在控制個人特質、家庭背景及初始狀態等變項後，家庭支持變化及朋友支持變化對外在偏差行為影響皆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

模型十四中放入控制變項及家庭和 friend 支持變化類型，由表 4-4-4 結果顯示整體的迴歸模式達到統計上之顯著 ($\chi^2=130.28, p<.001$)。在控制個人特質、家庭背景及初始狀態等變項後，朋友補償型對外在偏差行為影響有達到統計上之顯著，顯示部分家庭和 friend 支持變化類型可以預測青少年外在偏差行為，支持研究假設十二：家庭和 friend 支持變化類型對青少年外在偏差行為有顯著影響。進一步檢視，相對於家庭補償型的青少年，朋友補償型的青少年產生偏差行為的可能性較高，增加 78%。

表 4-4-4 高中階段支持變化與支持變化類型對青少年偏差行為影響之邏輯迴歸分析

高中	模型十一		模型十二		模型十三		模型十四	
	<i>b</i>	<i>Exp (B)</i>	<i>b</i>	<i>Exp (B)</i>	<i>b</i>	<i>Exp (B)</i>	<i>b</i>	<i>Exp (B)</i>
性別								
女性 (男性=0)	-0.46*** (0.11)	0.63 (0.07)	-0.46*** (0.12)	0.63 (0.07)	-0.48*** (0.12)	0.62 (0.07)	-0.47*** (0.12)	0.62 (0.07)
自尊								
	-0.02 (0.02)	0.98 (0.02)	-0.03 (0.02)	0.97 (0.02)	-0.02 (0.02)	0.98 (0.02)	-0.02 (0.02)	0.98 (0.02)
父母教育程度								
	0.02 (0.02)	1.02 (0.02)	0.01 (0.02)	1.01 (0.02)	0.02 (0.02)	1.02 (0.02)	0.02 (0.02)	1.02 (0.02)
家庭結構								
雙親家庭 (非雙親家庭=0)	-0.19 (0.18)	0.83 (0.15)	-0.23 (0.18)	0.79 (0.14)	-0.20 (0.18)	0.82 (0.15)	-0.20 (0.18)	0.82 (0.15)
初始偏差行為								
有偏差行為 (沒有偏差行為=0)	1.17*** (0.16)	3.23 (0.50)	1.25*** (0.15)	3.51 (0.54)	1.17*** (0.16)	3.22*** (0.50)	1.16*** (0.16)	3.20 (0.50)
初始家庭支持								
	-0.18*** (0.04)	0.84*** (0.03)			-0.18*** (0.04)	0.84 (0.03)	-0.17*** (0.04)	0.84 (0.03)
初始朋友支持								
			0.01 (0.04)	1.01 (0.04)	0.04 (0.04)	1.04 (0.04)	0.04 (0.04)	1.04 (0.04)
家庭支持變化								
家庭支持增加	-0.16 (0.14)	0.86 (0.12)			-0.17 (0.14)	0.85 (0.12)		
家庭支持減少 (家庭支持維持=0)	0.20 (0.14)	1.22 (0.17)			0.21 (0.14)	1.23 (0.17)		
朋友支持變化								
朋友支持增加			-0.19 (0.22)	0.82 (0.18)	-0.15 (0.22)	0.86 (0.19)		
朋友支持減少 (朋友支持維持=0)			-0.23 (0.21)	0.79 (0.17)	-0.23 (0.21)	0.80 (0.17)		
支持變化類型								
朋友補償型							0.58* (0.28)	1.78 (0.50)
正向增強型							-0.12 (0.26)	0.89 (0.23)
負向減弱型							0.25 (0.21)	1.28 (0.26)

維持不變型				0.57	1.76
				(0.29)	(0.51)
其他類型				0.05	1.05
(家庭補償型=0)				(0.17)	(0.18)
常數	0.13	-0.07	0.07	-0.27	
	(0.42)	(0.46)	(0.48)	(0.49)	
N	1628	1628	1628	1628	
pseudo R^2	0.061	0.052	0.062	0.064	
χ^2	124.27***	105.18***	125.79***	130.28***	

備註：括弧內數字為標準誤

* $p < .05$, ** $p < .01$, *** $p < .001$

第五章 研究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希望藉由分析「青少年的成長歷程研究」之長期追蹤資料瞭解青少年家庭和朋友支持改變情形，並透過迴歸分析分別就國中階段與高中階段探討家庭和朋友支持之改變對青少年憂鬱與偏差行為的影響進行探討。本章將依研究資料分析結果，討論其意涵及與先前文獻一致或不一致之處。最後，根據研究結果討論研究限制並提出未來研究的建議提及在實務工作的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對照研究假設、驗證模型及分析結果，假設驗證結果呈現如下，本節將針對研究結果進行討論。

表 5-1-1 驗證結果摘要表

研究假設	驗證模型	類型	國中階段	高中階段
一、青少年時期家庭支持隨年紀增加呈現減少的趨勢	ANOVA		○	○
二、青少年時期朋友支持隨年紀增加呈現增加的趨勢	ANOVA		○	○
三、家庭支持對青少年內在憂鬱有負向影響	模型一 模型三		○	○
四、朋友支持對青少年內在憂鬱有負向影響	模型二 模型三		×	×
五、家庭支持變化對青少年內在憂鬱有顯著影響	模型四 模型六	支持增加	○(—)	○(—)
		支持減少	○(+)	○(+)
六、朋友支持變化對青少年內在憂鬱有顯著影響	模型五 模型六	支持增加	×	×
		支持減少	×	×
七、家庭支持對青少年外在偏差行為有負向影響	模型八 模型十		○	○
八、朋友支持對青少年外在偏差行為有負向影響	模型九 模型十		×	×
九、家庭支持變化對青少年外在偏差行為有顯著影響	模型十一 模型十三	支持增加	○(—)	×
		支持減少	○(+)	×
十、朋友支持變化對青少年外在偏差行為有顯著影響	模型十二 模型十三	支持增加	×	×
		支持減少	×	×
十一、家庭和 friend 支持變化類型對青少年內在憂鬱有顯著影響	模型七 (家庭補償型 為對照組)	朋友補償	○(+)	○(+)
		正向增強	×	○(+)
		負向減弱	○(+)	○(+)
		維持不變	×	×
		其他類型	○(+)	○(+)
十二、家庭和 friend 支持變化類型對青少年外在偏差行為有顯著影響	模型十四 (家庭補償型 為對照組)	朋友補償	○(+)	○(+)
		正向增強	×	×
		負向減弱	○(+)	×
		維持不變	○(+)	×
		其他類型	○(+)	×

備註：○表示驗證結果支持該假設，×表示驗證結果未能支持該假設；()內正負符號表示影響方向，(+)表示影響方向為正向即依變項隨著自變項增加而增加，(—)表示影響方向為負向即依變項隨著自變項增加而減少。

壹、 青少年時期家庭和朋友的變化

本研究發現青少年時期知覺到的家庭支持是隨著年紀的增加而減少，朋友支持則隨著年紀的增長呈現增加情形。過去國外無論是橫斷或縱貫研究與過去的研究都有相同的研究結果，Helsen 與 Vollebergh (2000)針對 12 至 24 歲青少年之橫斷研究發現，在 12 至 16 歲間的青少年，年齡越大的青少年知覺到的父母支持越少，同儕支持則越多。Cornwell (2003)運用兩年期追蹤資料，研究 11,835 名分別就讀 7 至 12 年級，平均 15.36 歲的青少年，也發現第二年研究對象整體獲得父母支持的平均數比起第一年減少的，而朋友支持是增加的。國內研究僅有針對家庭支持變化部分進行探討研究，也發現國中階段青少年家庭支持呈現下降趨勢（簡伶蓁，2009）。

貳、 家庭、朋友支持與青少年內在憂鬱

一、 家庭支持與支持變化對青少年內在憂鬱的影響

本研究發現無論是國中階段或高中階段，家庭支持對於青少年內在憂鬱都有負向影響，青少年知覺到家庭支持越高，其內在憂鬱越低。這個研究發現與過去研究發現相同，Helsen 與 Vollebergh (2000)研究發現父母支持與青少年情緒問題呈現負相關，當父母支持越多時，情緒問題越少，施雅薇 (2004)在其研究中也同樣發現。

家庭支持變化的部分，無論是國中階段或高中階段，家庭支持變化對於青少年內在憂鬱都有影響，相較於家庭支持維持，家庭支持增加會減少內在憂鬱，而家庭支持減少會增加內在憂鬱。Cornwell (2003)運用青少年健康長期研究資料，針對 11,835 名分別就讀七至十二年級青少年進行研究，將支持變化情形分為增加、減少、穩定，結果發現歷經父母支持減少的青少年比起支持不變或增加者有較高程度的憂鬱而且父母支持減少比起父母支持增加對青少年的影響更大 (Cornwell,

2003;Hays, & Coates, 1993; 簡伶蓁, 2009)。而本研究發現家庭支持增加與減少在國中與高中階段的影響有所不同，在國中階段支持減少比起支持增加對青少年的影響更大，而在高中階段支持增加比起支持減少對青少年的影響更大。可能因為國中階段家庭支持仍是最主要而重要的支持來源，對於家庭的依賴也較大，故其家庭支持減少對於青少年內在憂鬱的影響較大，而到高中階段開始要獨立成為成人，對家庭依賴較小，也發展較多其他支持系統，家庭支持減少的影響則變小。

二、 朋友支持與支持變化對青少年內在憂鬱的影響

本研究發現無論是在國中階段或是高中階段朋友支持對於青少年內在憂鬱都沒有影響。過去研究如施雅薇(2004)也有發現同儕支持對於憂鬱情緒不具影響，而Sun、Hui 與 Watkins (2006)以450名11至16歲香港青少年為對象，結果雖然發現友伴支持與憂鬱相關，但對憂鬱並無直接影響而是透過自尊產生影響。另外，郭鴻茹(2009)分析友伴支持對不同性別青少年憂鬱傾向的影響發現，友伴實質協助對女性青少年有影響，實質協助愈高，憂鬱傾向會愈低，但對男性青少年來說，友伴支持是透過與生活事件交互作用才影響憂鬱傾向，友伴支持對男性青少年的影響是間接緩衝的效果。本研究更深入分析性別差異(未呈現於論文中)，發現無論對於男性或女性青少年朋友支持對於青少年內在憂鬱仍無顯著影響，朋友支持對內在憂鬱的影響是否非直接效果，而是必須透過其他因素(如自尊)，或者生活事件交互作用才會發生影響，需要進一步研究探討。

在朋友支持變化的部分，亦發現無論是在國中階段或是高中階段朋友支持變化與對於青少年內在憂鬱都沒有影響。此與過去研究發現不同，Cornwell (2003)發現不論是父母支持或朋友支持，支持的減少及增加對於青少年憂鬱有影響，而且支持的減少比起增加對青少年的影響更大，歷經父母支持或朋友支持減少的青少年比起支持不變或增加者有較高程度的憂鬱。可能是因為相較於西方，東方文

化裡家庭對於個人的影響仍是較為重要，相較於家庭支持變化，朋友支持變化的影響未能有影響。

三、 支持變化類型對青少年內在憂鬱的影響

本研究發現無論是國中階段或高中階段青少年支持變化類型對內在憂鬱都有影響。在國中階段，相較支持變化類型呈現家庭補償型（家庭支持增加且朋友支持減少）的青少年，支持呈現朋友補償型（即家庭支持減少且朋友支持增加）、負向減弱型（即家庭支持減少且朋友支持減少）及其他類型的青少年其內在憂鬱較高。即當青少年獲得家庭支持增加時即使朋友支持減少，其內在憂鬱仍是較低，然而，當家庭支持及朋友支持皆減少，其內在憂鬱較高，另一方面，當青少年獲得家庭支持減少而轉向朋友其內在憂鬱亦較高，可見朋友支持的增加並無法彌補家庭支持減少對青少年內在憂鬱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其亦可能同樣也產生負面影響。

在高中階段青少年支持變化類型對內在憂鬱的影響略有不同，相較於家庭補償型（家庭支持增加且朋友支持減少）的青少年，除了支持呈現朋友補償型（即家庭支持減少且朋友支持增加）、負向減弱型（即家庭支持減少且朋友支持減少）及其他類型外，支持呈現正向增強型的青少年其內在憂鬱也較高。更突顯支持變化類型為家庭補償型，其內在憂鬱相較於其他都較低，可見青少年家庭支持增加、朋友支持減少內在憂鬱反而是低的。

參、 家庭、朋友支持與青少年外在偏差行為

一、 家庭支持與支持變化對青少年外在偏差行為的影響

本研究發現無論是國中階段或高中階段家庭支持對於青少年外在偏差行為有影響，與 Siyez (2008) 針對 1734 位 9 至 11 年級土耳其學生進行調查，瞭解自尊、問題行為和知覺到社會支持的關係之研究以及 Stice 與 Barrera (1995) 運用長期

追蹤資料，針對 441 位 10.5 至 15.5 歲青少年，探討知覺到父母支持與青少年物質使用和外顯行為之相互關係的研究結果相似，都顯示家庭支持對青少年外在偏差行為有影響，青少年知覺到的家庭支持越高，其發生偏差行為的可能性越低。

家庭支持變化的部分，本研究僅發現國中階段家庭支持變化對青少年外在偏差有影響，和 Hafen 與 Laursen (2009) 針對 313 位 11 至 13 歲中學生三波調查資料進行分析，運用成長曲線模型探討青少年調適與知覺到父母支持的相互關係的研究結果相似，家庭支持增加會減少青少年發生偏差行為的可能性，而家庭支持減少會增加發生偏差行為的可能性。然而，高中階段家庭支持變化對青少年偏差行為並無影響，Hafen 與 Laursen (2009) 研究對象為青少年前期，因此可能在青少年後期，家庭支持變化對於青少年便無影響。

二、 朋友支持與支持變化對青少年外在偏差行為的影響

本研究發現朋友支持與無論是在國中階段或是高中階段對於青少年外在偏差行為都沒有影響，之前的朋友支持對於後來的偏差行為並無影響，與過去的研究結果不同。Siyez (2008) 採取橫斷性研究針對 1734 位 9 至 11 年級土耳其學生進行調查發現同儕支持與問題行為有顯著相關。可能因為研究方式不同或者是文化差異而有不同的發現。

本研究進一步亦發現朋友支持變化無論是在國中階段或是高中階段對於青少年外在偏差行為也都沒有影響。過去並無相關研究探討朋友支持變化對青少年外在偏差行為的影響。

三、 支持變化類型對青少年外在偏差行為的影響

本研究發現無論是國中階段或高中階段，青少年支持變化類型對青少年外在偏差行為都有影響，相較於支持變化類型呈現家庭補償型（即家庭支持增加且朋友支持減少）的青少年，支持呈現朋友補償型（即家庭支持減少且朋友支持增加）、

負向減弱型（即家庭支持減少且朋友支持減少）、維持不變型（家庭和 friend 支持維持）及其他類型的青少年其發生偏差行為的可能性增加，負向減弱型增加的比例最高，朋友補償型次之。這部分與 Scholte 等人(2001)的研究結果相似，同樣發現知覺到較少父母支持和朋友支持的青少年其容易產生外在問題行為，如高程度偏差行為和霸凌。另一方面，朋友支持的增加並無法彌補家庭支持減少對青少年外在偏差行為所造成的影響且可能產生負面影響。然而，當青少年朋友支持減少但獲得較多家庭支持，其外在偏差行為發生的可能性反而降低。

在高中階段僅有朋友補償型對青少年外在偏差行為有影響，相較於支持變化類型為家庭補償型的青少年，朋友補償型青少年發生外在偏差行為的機會較高。當青少年獲得家庭支持減少而轉而由朋友獲得支持，其發生外在偏差行為的可能性仍較高。過去研究亦有類似的發現，Scholte 等人(2001)探討不同支持的配置（包括低父母支持與低朋友支持、低父母支持與高朋友支持等）與青少年調適的關係，也發現知覺到不同程度父母支持與同儕支持狀況對青少年適應也有影響。若知覺到較少父母支持和較高朋友支持的青少年，容易在其環境中引起較多問題，包括課堂上的擾亂行為與家庭衝突，可見朋友支持的增加並無法彌補家庭支持減少對青少年所造成的負面影響，且可能更加深負面影響。

肆、 小結

過去，國內有關青少年社會支持的研究多是橫斷性研究，僅能探討單一時間點社會支持與青少年內外問題之關連。而且，研究對象多著重於特定身份、特殊壓力源的對象且著重探討社會支持之壓力因應效果。本研究運用長期資料可以進一步探討支持的變化對於青少年的影響，而且透過「以變項為中心」及「以個人為中心」不同研究取向更完整瞭解家庭和 friend 支持對於青少年的影響。

「以變項為中心」的研究取向為探討不同支持對青少年的影響，由研究結果發現，無論在國中階段或高中階段家庭支持對於青少年內在憂鬱或外在偏差行為

都有影響，而家庭支持變化僅在國中階段對於青少年外在偏差行為有影響，整體看來，顯現在整個青少年時期，家庭支持與家庭支持變化的重要性，未與過去文獻所提到家庭支持對於青少年前後期的影響有不同的結果相符。其中可能存在著文化差異，在華人家庭中，父母從小照顧、關愛子女，而子女孝順父母、回饋父母和家庭這樣的互動是華人社會特有的家庭文化，是代代相傳，因此，即使在青少年時期家庭支持減少，朋友支持增加，青少年看似與家庭連結減少，但家庭對於青少年的影響仍是重要且不可忽視。

本研究也發現，朋友支持與朋友支持變化對青年的內在憂鬱與外在偏差行為無論是在國中或高中階段都沒有影響。這樣的結果有幾種可能性，第一，如同 Amin、Peterson 與 Morpheys (2007) 所提到，朋友的影響層面在青少年短期發展上的選擇（例如穿著、髮型等生活形態），而家庭的影響則是在長期發展狀況（如：物質使用、性行為等）；第二、朋友支持對青少年的影響並非直接效果，可能需要透過其他因素（例如生活事件）才會發生作用；第三，如前所述，在華人社會中，家庭對青少年的重要性與影響仍是很大，相對於此，朋友的影響並不如預期中重要。

「以個人為中心」的研究取向則是，將青少年的支持變化分為不同類型，瞭解不同支持變化類型的青少年在內在憂鬱及外在偏差行為上是否有所不同，結果也證實的確會有不同的影響。整體看來，家庭補償型的青少年其發生內在憂鬱與外在偏差行為的可能性較低，然而朋友補償型青少年其相較於家庭補償型的青少年其產生內在憂鬱與外在偏差行為的可能性都較高。當青少年朋友支持減少但獲得較多家庭支持，其憂鬱與偏差行為減少，可見家庭支持的重要及影響性，另一方面朋友支持的增加並無法彌補家庭支持減少對青少年所造成的負面影響，且可能更加深負面影響。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

本研究期待瞭解青少年家庭和朋友支持變化，探討家庭與青少年支持、支持改變及支持變化類型對青少年內在憂鬱與外在偏差行為的影響。本節將討論研究限制並根據實證結果及其所獲啟示對未來研究及實務工作提出建議。

壹、 研究限制

一、 樣本流失

本研究使用長期追蹤資料，雖然可以瞭解青少年長期發展的變化，但是無法避免的會有樣本流失的問題，到第六波調查時，樣本流失約 32%，取三波資料中皆有完成的問卷樣本作為本研究分析使用，約僅剩原本樣本 65% 左右，可能會影響到樣本的推論性。

二、 測量工具

由於本研究使用次級資料，因此在變項概念測量工具的使用與選擇上較為受限，一方面無法豐富變項概念之內涵，又受限於每波調查問卷題目有差異，為求測量的一致性，必須捨不同的題項，這也是本研究很大的限制。

在自變項「家庭支持」與「朋友支持」的部分，使用的測量題項分別只有 2 題及 3 題，無法更進一步探究工具性支持與情感性支持兩不同面向之支持，和瞭解不同支持內涵的影響。

在依變項「偏差行為」的部分，三波測量的偏差行為內容有所不同，因測量概念必須一致而僅能捨去部分題項取共同之題項進行分析。另外，由於每波測量題項與尺度皆不同（第一波及第六波為 5 點量表，第三波為 4 點量表），必須轉換為類別變項進行邏輯迴歸分析，而「偏差行為」測量的內涵包含蹺課、逃家、

抽煙、喝酒等較輕微的虞犯行為到較嚴重違反法律的藥物濫用，發生頻率則從一兩次到常常，轉換成類別變項後，無論是何種偏差行為，僅發生過一次或常常都會歸到「有偏差行為」無法做程度之區分，因此可能會放大了偏差行為問題，故在解釋上須留意。

貳、 後續研究與實務工作建議

一、 後續研究建議

根據本研究結果及限制建議提出未來相關研究可供改進的方向和建議，給未來對進行青少年支持系統相關議題研究做為參考。

(一) 探討朋友支持對青少年影響的機制

雖然本研究發現家庭支持、家庭支持變化與支持變化類型對青少年的重要性，但朋友支持部分卻未能發現其影響性，是因為其對於青少年的影響不重要或是其主要的影響為緩衝效果，必須當有負向生活事件發生時才能發揮其影響效果，緩衝負向生活事件對青少年內在憂鬱或外在偏差行為的影響，建議未來研究可以加入負向生活事件進行探討，更完整瞭解朋友支持對於青少年的影響。另一部份也建議可以運用更完整的支持測量量表來瞭解青少年支持系統，亦可以更進一步探討不同支持內涵對青少年的影響。

(二) 加入正式支持體系

本研究主要探討非正式支持系統中的家庭和朋友支持，青少年可能也會知覺到正式支持體系所提供的支持，不同支持體系的支持與支持改變對青少年的影響，未來亦可以進一步瞭解。

(三) 針對特殊青少年進行探討

建議未來可以針對特殊族群青少年（貧窮、犯罪…等）瞭解支持與支持改變

對其之影響，將可更有助於社會工作實務上在面對特殊青少年個案時運用不同的處遇策略。

二、 實務工作建議

瞭解青少年社會支持系統的改變以及支持改變的影響，在實務工作上有助於專業工作者評估青少年社會支持網絡並發展適當服務策略協助青少年。由預防觀點來看，協助個人維持充足的社會支持有助於促進個人身心健康達到良好調適，由治療的觀點來看，協助個人增強或重建社會支持亦能夠讓個人有充足的能力與資源達到處置目標。本研究發現青少年知覺到家庭支持隨著年紀越大而減少，朋友支持則隨著年紀越大而增加。然而從研究結果中發現無論是在國中階段或高中階段，知覺到家庭支持與支持的改變對青少年內在憂鬱與外在偏差行為有其相當之重要性，其無法以朋友支持來替代或彌補。青少年時期，知覺到家庭支持變少，但卻具有很大的影響性，朋友支持變多，但卻無法發揮其影響，甚至會有負面的結果產生。在實務上，青少年工作者往往會因為太過同理青少年，而選擇與青少年站在同一陣線，然而根據研究發現雖然青少年時期與朋友的連結增加，但家庭的影響卻是重要且大的，所以，要協助青少年的同時，必須也要與其家庭一起合作，善用最具影響力的支持資源，因此對於學校、相關專業單位的青少年工作者有以下幾點提醒與建議：

(一) 協助家人提供青少年支持

當青少年在家庭中尋求不到足夠支持，往往會向外尋求支持尤其是朋友，不過朋友的支持並無法取代家庭支持，甚至可能產生不好的影響。在青少年階段，家人可能並非不關心青少年，而是表達關心的方式無法讓青少年接受或感受到被瞭解與支持，因此專業工作者可以透過親職教育方案或宣導活動，協助家人正確表達對青少年的關心與支持，也引導青少年看到家人的支持，當青少年感受到家庭支持，有助於預防內在情緒問題與外在偏差行為的發生。

（二）評估青少年支持的變化

在協助青少年的過程中評估其支持系統的變化有助於預防或改善青少年內在與外在問題。家庭支持的改變對青少年有很大影響，不同支持變化類型的青少年也是有所差異，整體而言，家庭支持增加且朋友支持減少（家庭補償）的青少年，其憂鬱與偏差行為都較其他類型低，朋友支持增加但家庭支持減少（朋友補償）這類型的青少年，無論在國中或高中階段，其產生內在憂鬱與偏差行為的可能性都較高，家庭和 friend 支持同時都減少（負向減弱）的青少年亦是，其在國中階段產生內在憂鬱與偏差行為的可能性都較高，在高中階段則產生內在憂鬱的可能性較高。瞭解青少年主要支持變化類型有助於評估其對青少年之影響，進一步擬定處遇策略。

（三）善用家庭支持協助青少年達到處遇目標

無論在國高中，提升青少年家庭支持對於青少年內在與外在都有正向的影響，因此專業工作者可以善用家庭支持系統，協助青少年增強或重建家庭支持，有助於達到處置目標，例如透過親子活動的設計或帶領親子團體，協助青少年與家庭重建關係，讓家庭發揮其影響性成為孩子重要的正向資源。

參考文獻

- Aimin, W., Peterson, G. W., & Morpheu, L. K. (2007). Who Is More Important for Early Adolescents' Developmental Choices? Peers or Parents? *Marriage & Family Review, 42*(2), 95-122.
- Cohen, S., & Wills, T. A. (1985). Stress, social support, and the buffering hypothesi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98*(2), 310-357.
- Colarossi, L. G., & Eccles, J. S. (2003). Differential effects of support providers on adolescents' mental health. *Social Work Research, 27*(1), 19-30.
- Cornwell, B. (2003). The Dynamic Properties of Social Support: Decay, Growth, and Staticity, and Their Effects on Adolescent Depression. *Social Forces, 81*(3), 953-978.
- Scholte, E.M. (1999). Factors predicting continued violence into young adulthood. *Journal of Adolescence, 22*(1), 3-20.
- Hafen, C. A., & Laursen, B. (2009). More Problems and Less Support: Early Adolescent Adjustment Forecasts Changes in Perceived Support From Parents.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23*(2), 193-202.
- Helsen, M., & Vollebergh, W. (2000). Social Support from Parents and Friends and Emotional Problems in Adolescence. *Journal of Youth & Adolescence, 29*(3), 319-335.
- McGrath, B., Brennan, M. A., Dolan, P., & Barnett, R. (2009). Adolescent well-being and supporting contexts: A comparison of adolescents in Ireland and Florida. *Journal of Community &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19*(4), 299-320.
- Metts, S., Mams, H., & Kruzic, L. (1996). Social Support Structures and Predictors of Depression in Persons Who Are Seropositive. *Journal of Health Psychology, 1*(3), 367-382.
- Ritakallio, M., Luukkaala, T., Marttunen, M., Pelkonen, M., & Kaltiala-Heino, R. (2010). Comorbidity between depression and antisocial behaviour in middle adolescence: The role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Nordic Journal of Psychiatry, 64*(3), 164-171.
- Rosenberg, M. (1979). *Conceiving the self*. New York: Basic Book.
- Scholte, R. H. J., van Lieshout, C. F. M., & van Aken, M. A. G. (2001). Perceived Relational Support in Adolescence: Dimensions, Configurations, and Adolescent Adjustment. *Journal of Research on Adolescence, 11*(1), 71-94.
- Siyez, D. M. (2008). Adolescent Self-esteem, Problem Behaviors, and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in Turkey. *Social Behavior & Personali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36*(7), 973-984.

- Stice, E., & Barrera, M. (1995). A longitudinal examination of the reciprocal relations between perceived parenting and adolescents' substance use and externalizing behavior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31(2), 322-334.
- Stice, E., Ragan, J., & Randall, P. (2004). Prospective Relations Between Social Support and Depression: Differential Direction of Effects for Parent and Peer Support?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113(1), 155-159.
- Sun, R. C. F., Hui, E. K. P., & Watkins, D. (2006). Towards a model of suicidal ideation for Hong Kong Chinese adolescents. *Journal of Adolescence*, 29(2), 209-224.
- Turner, H. A., Hays, R. B., & Coates, T. J. (1993). Determinants of Social Support Among Gay Men: The Context of AIDS.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34(1), 37-53.
- Young, J. F., Berenson, K., Cohen, P., & Garcia, J. (2005). The Role of Parent and Peer Support in Predicting Adolescent Depression: A Longitudinal Community Study. *Journal of Research on Adolescence*, 15(4), 407-423.
- 于漱 (2007)。國中生社會支持與其健康相關生活品質之關係研究 (未出版之博士論文)。國立臺灣大學，台北市。
- 內政部 (2011)。九十九年台閩地區兒童及少年生活狀況調查報告。台中市：內政部兒童局。
- 王齡竟 (2008)。家庭衝突及社會支持對青少年憂鬱情緒及偏差行為之影響：補償抑或緩衝作用 (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大學，台北市。
- 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 (2010)。八成三經濟弱勢家庭青少年有情緒困擾，呼籲家庭成員師長多予關懷支持【網站文字資料】。取自：
<http://www.ccf.org.tw/news/990510.htm>
- 伊慶春 (2011)。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2011 兩岸三地華人青少年研究暨臺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第四次學術研討會，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館。
- 李曉蓉 (1997)。青少年身體意象與自尊、沮喪相關之研究 (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高雄市。
- 周玉慧 (1997)。社會支持之平衡性與身心健康：臺灣青年學生之分析。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9 (1)，頁 161-201。
- 周愆嫻 (2004)。少年犯罪。臺北市：五南。
- 周淑如 (2006)。家庭暴力經驗、社會支持與國中生偏差行為之關聯性研究 (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成功大學，台南市。
- 邱珮怡 (2000)。國中轉學生社會支持、制握信念與學校適應關係之研究 (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成功大學，台南市。
- 邱瓊慧 (1988)。對國中生休閒生活應有的認識。諮商與輔導，30，21-24。
- 侯崇文 (2001)。家庭結構、家庭關係與青少年偏差行為。應用心理學研究，11，25-43。
- 施雅薇 (2004)。國中生生活壓力、負向情緒調適、社會支持與憂鬱情緒之關聯

- (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成功大學，台南市。
- 洪淑媛(1988)。北市平宅社區青年家庭背景、疏離感與偏差行為關聯性之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東吳大學，台北市。
- 高迪理(1991)。社會支持體系概念之架構之探討。社區發展季刊，54，24-32。
- 郭鴻茹(2009)。青少年生活事件、友伴支持對憂鬱傾向的影響(未出版之碩士論文)。慈濟大學，花蓮縣。
- 陳信木、林佳瑩(1997)。調查資料之遺漏值的處置—以熱卡插補法為例。調查研究-方法與應用，3，75-106。
- 陳毓文(2004)。少年憂鬱情緒的危險與保護因子之相關性研究。中華心理衛生學刊，17(4)，67-95。
- 董氏基金會(2002)。大台北地區青少年主觀生活壓力與憂鬱傾向之相關性調查【網站文字資料】。取自：
<http://www.jtf.org.tw/psyche/melancholia/survey.asp?This=63&Page=2>
- 董旭英(2009)。生活壓迫事件、社會支持、社會心理特質與台灣都會區國中生偏差行為之關係。青少年犯罪防治研究期刊，1(1)，129-164。
- 蔡美雪(2005)。生活壓力、制握信念、社會支持與青少年偏差行為之關係(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成功大學，台南市。
- 蔡嘉慧(1998)。國中生的社會支持、生活壓力與憂鬱傾向之相關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高雄市。
- 謝毓雯(1998)。青少年挫折經驗與挫折容忍度之關係研究:建設性思考與社會支持的角色(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政治大學，台北市。
- 簡伶蓁(2009)。日常生活壓力、家庭支持及因應方式與青少年憂鬱情緒之關係:從學生七至九年級之變化趨勢探討(未出版之碩士論文)。臺灣大學，台北市。
- 蘇曉憶、戴嘉南(2008)。青少年完美主義、自尊與其憂鬱傾向之相關研究。諮商輔導學報，18，123-154。

附錄一 抽樣結果

縣市	分區	國中數	班級數		學生數	
			國一	國三	國一	國三
台北市 (16所)	第一區(萬華區、大同區)	3	6	6	192	162
	第二區(大安區、中山區、中正區、 松山區、信義區)	8	16	16	479	562
	第三區(士林區、北投區、內湖區、 南港區、文山區)	5	11	11	368	341
台北縣 (新北市) (15所)	第一區(板橋市、新店市、永和市、 中和市、三重市、新莊市)	9	18	18	650	746
	第二區(汐止市、土城市、樹林市、 蘆洲市、淡水鎮)	3	6	6	214	240
	第三區(泰山鄉、林口鄉等十二個 區)	3	6	6	197	191
宜蘭縣 (9所)	第一區(宜蘭市、羅東鎮)	4	8	8	260	313
	第二區(五結鄉、冬山鄉等七個鄉 鎮)	5	10	10	334	335
合 計		40	81	81	2694	2890

附錄二 變項之問卷題項說明與計分處理

變項名稱	調查資料	使用問卷題目	原選項	變項值	變項處理說明
依變項					
內在憂鬱 (國中階段)	第三波	過去一個星期，你有沒有下列不舒服的情形？	1. 沒有	0=沒有	將十六題的分數加總，總分介於 0 至 64 分之間，總分越高表示其憂鬱情緒越嚴重。
		不舒服的程度如何？	2. 有，有點	1=有，有點	
(1) 頭痛	3. 有，普通	2=有，普通			
(2) 頭暈	4. 有，嚴重	3=有，嚴重			
內在憂鬱 (高中階段)	第六波	(3) 孤獨	5. 有，很嚴重	4=有，很嚴重	
		(4) 鬱卒	9. missing	9=missing	
		(5) 擔心過度			
		(6) 肌肉酸痛			
		(7) 失眠、不易入睡			
		(8) 身體某些部位感到麻木或是針刺			
		(9) 好像有東西卡在喉嚨			
		(10) 感覺身體某些部位虛弱			
		(11) 很想要去毆打、傷害別人			
		(12) 一大早就醒了，想再睡又睡不著			
		(13) 睡眠不安穩或一直醒過來			
		(14) 常常和別人爭吵			
		(15) 尖聲大叫或摔東西			
		(16) 不想活了			

變項名稱	調查資料	使用問卷題目	原選項	變項值	變項處理說明
外在偏差行為 (國中階段)	第三波	回想上國三以來，你自己有沒有出現下列狀況？ 請依照行為發生的頻率圈選。 (1) 蹺課、逃學或故意不去上學 (2) 喝酒、抽煙或嗑藥	1. 從未 2. 偶爾 3. 有時候 4. 常常 9. missing	0=無偏差行為 1=有偏差行為 9=missing	將題項重新定義為類別尺度，研究對象於任一題項中勾選「偶爾」、「有時候」、「常常」其中一項則轉換為「1=有偏差行為」，各題項皆勾選「1=從未」，則轉換為「0=無偏差行為」
外在偏差行為 (高中階段)	第六波	回想過去一整年，你自己有發生以下的行為嗎？ (1) 抽煙 (2) 喝酒 (3) 逃家 (4) 使用藥物，如強力膠、搖頭丸等	1. 沒有 2. 一兩次 3. 有時候 4. 常常 5. 總是 9. missing	0=無偏差行為 1=有偏差行為 9=missing	將題項重新定義為類別尺度，研究對象於任一題項中勾選「一兩次」、「有時候」、「常常」、「總是」其中一項則轉換為「1=有偏差行為」，各題項皆勾選「1=從未」，則轉換為「0=無偏差行為」

變項名稱	調查資料	使用問卷題目	原選項	變項值	變項處理說明
自變項					
家庭支持 (國中階段)	第三波	下列關於你家中生活的情形，你認為符不符合？ (1) 我受到挫折時，總可以從我的家人那裡得到安慰 (2) 當我需要幫忙或忠告時，我可以依賴我的家人	1. 非常符合 2. 還算符合 3. 不太符合 4. 非常不符合 9. missing	0=非常不符合 1=不太符合 2=還算符合 3=非常符合 9=missing	將二題的分數加總，總分介於 0 至 6 分之間，總分越高表示其接收到家庭支持越高
家庭支持 (高中階段)	第六波				
朋友支持 (國中階段)	第三波	以下是一些關於你最要好的朋友的描述， 你覺得符不符合實際的狀況？ (1) 他(們)關心我	1. 很符合 2. 符合 3. 不符合 4. 很不符合 9. missing	0=很不符合 1=不符合 2=符合 3=很符合 9=missing	再將二題的分數加總，總分介於 0 至 9 分之間，總分越高表示其接收到朋友支持越高。
朋友支持 (高中階段)	第六波	(2) 我常會得到他(們)的一些幫忙 (3) 我受到挫折時，總可以從(他)們那裡得到安慰			

變項名稱	調查資料	使用問卷題目	原選項	變項值	變項處理說明
支持變化	第一波 第三波 第六波	同【家庭支持】及【朋友支持】		0=支持維持 1=支持增加 2=支持減少	<p>以家庭支持為例</p> <p>(1) 計算原始實際支持變化 「國中階段」的支持變化=「T2 第三波的支持狀態」-「T1 第一波支持狀態」 「高中階段」的支持變化=「T2 第六波的支持狀態」-「T1 第三波支持狀態」</p> <p>(2) 重新調整支持變化 調整後變化=支持改變x改變比例 支持改變=T2 支持-T1 支持 改變比例=(T2 支持-T1 支持)÷可能改變空間 可能改變空間=$\frac{T1 支持-0 或 6-T1 支持}{}$</p> <p>(3) 調整後支持變化轉成 Z 分數 (4) 將支持改變分為： $Z \geq .25$：支持增加 $Z \leq -.25$：支持減少 $-.25 < Z < .25$：支持維持</p>

變項名稱	調查資料	使用問卷題目	原選項	變項值	變項處理說明
支持變化類型	第一波 第三波 第六波	同【家庭支持】及【朋友支持】		0=其他類型 1=家庭補償型 2=朋友補償型 3=正向增強型 4=負向減弱型	依據「家庭支持變化」與「朋友支持變化」將變化類型分為以下五類型： A. 家庭補償型：家庭支持增加且朋友支持減少 B. 朋友補償型：家庭支持減少且朋友支持增加 C. 正向增強型：家庭支持增加且朋友支持增加 D. 負向減弱型：家庭支持減少且朋友支持減少 E. 其他類型：上述四種情形以外之狀況

變項名稱	調查資料	使用問卷題目	原選項	變項值	變項處理說明
控制變項					
性別	第一波	性別	1. 男 2. 女	0=男 1=女	
自尊 (國中階段)	第一波	以下有關你本人的描述，你同不同意？ (1) 我沒有辦法解決自己的某些問題 (2) 我沒有辦法控制發生在我身上的事 (3) 我用積極樂觀的態度看待我自己	1. 很同意 2. 同意 3 不同意 4. 很不同意	1. 很同意 2. 同意 3 不同意 4. 很不同意	將 (3) 及 (4) 二題項反向計分，再將六題的分數加總，總分介於 6 至 24 分之間，總分越高表示其自尊越高。
自尊 (高中階段)	第三波	(4) 我很滿意我自己 (5) 我有時候覺得自己很沒有用 (6) 有時候我會認為自己一無是處	9. missing	9. missing	
父母教育程度	第一波	以「父親教育程度」與「母親教育程度」中教育程度高者為代表。	0. 不適用 1. 國小 2. 國中 3. 高中 4. 高職 5. 專科 6. 大學 7. 研究所 8. 沒受過教育 9. missing	0=沒受過教育 6=國小 9=國中 12=高中 12=高職 14=專科 16=大學 18=研究所 99=missing、不適用	原本的選項為次序尺度，轉換為連續尺度。所以回答「沒受過教育」轉換成 0 年，「國小」轉換成 6 年，「國中」轉換成 9 年，「高中」及「高職」轉換成 12 年，「專科」轉換成 14 年，「大學」轉換成 16 年，「研究所」轉換成 18 年。

變項名稱	調查資料	使用問卷題目	原選項	變項值	變項處理說明
家庭結構 (國中階段)	第一波	你爸爸媽媽的婚姻狀況為何? (1) 爸爸媽媽住在一起 (2) 爸爸已經去世 (3) 媽媽已經去世	1. 爸爸媽媽住在一起 2. 爸爸已經去世 3. 媽媽已經去世	0=非雙親家庭 1=雙親家庭	重新定義勾選(1)或(5)之選項為「1=雙親家庭」，勾選其他選項者為「0=非雙親家庭」。
家庭結構 (高中階段)	第三波	(4) 爸爸媽媽已經離婚 (5) 爸爸媽媽分居 (6) 爸媽已離婚但仍同居 (7) 其他，請說明	4. 爸爸媽媽已經離婚 5. 爸爸媽媽分居 6. 爸媽已離婚但仍同居 7. 其他，請說明		

變項名稱	調查資料	使用問卷題目	原選項	變項值	變項處理說明
初始憂鬱情緒 (國中階段)	第一波	過去一個星期，你有沒有下列不舒服的情形？不舒服的程度如何？	1. 沒有	0=沒有	將十六題的分數加總，總分介於 0 至 64 分之間，總分越高表示其憂鬱情緒越嚴重。
		(1) 頭痛	2. 有，有點	1=有，有點	
初始憂鬱情緒 (高中階段)	第三波	(2) 頭暈	3. 有，普通	2=有，普通	
		(3) 孤獨	4. 有，嚴重	3=有，嚴重	
		(4) 鬱卒	5. 有，很嚴重	4=有，很嚴重	
		(5) 擔心過度	9. missing	9=missing	
		(6) 肌肉酸痛			
		(7) 失眠、不易入睡			
		(8) 身體某些部位感到麻木或是針刺			
		(9) 好像有東西卡在喉嚨			
		(10) 感覺身體某些部位虛弱			
		(11) 很想要去毆打、傷害別人			
		(12) 一大早就醒了，想再睡又睡不著			
		(13) 睡眠不安穩或一直醒過來			
		(14) 常常和別人爭吵			
		(15) 尖聲大叫或摔東西			
		(16) 不想活了			

變項名稱	調查資料	使用問卷題目	原選項	變項值	變項處理說明
初始偏差行為 (國中階段)	第一波	回想去年一整年，你自己呢？做了下列事情？ (1) 逃家 (2) 蹺課 (3) 抽菸或喝酒 (4) 使用藥物（如強力膠、速賜康、安非他命）	1. 沒有 2. 偶而一兩次 3. 有時候 4. 常常 5. 總是 9. missing	0=無偏差行為 1=有偏差行為 9=missing	將題項重新定義為類別尺度，研究對象於任一題項中勾選「偶爾一兩次」、「有時候」、「常常」、「總是」其中一項則轉換為「1=有偏差行為」，各題項皆勾選「1=從未」，則轉換為「0=無偏差行為」
初始偏差行為 (高中階段)	第三波	回想上國三以來，你自己有沒有出現下列狀況？請依照行為發生的頻率圈選。 (1) 蹺課、逃學或故意不去上學 (2) 喝酒、抽煙或嗑藥	1. 從未 2. 偶爾 3. 有時候 4. 常常 9. missing	0=無偏差行為 1=有偏差行為 9=missing	將題項重新定義為類別尺度，研究對象於任一題項中勾選「偶爾」、「有時候」、「常常」其中一項則轉換為「1=有偏差行為」，各題項皆勾選「1=從未」，則轉換為「0=無偏差行為」

變項名稱	調查資料	使用問卷題目	原選項	變項值	變項處理說明
初始家庭支持 (國中階段)	第一波	下列關於你家中生活的情形，你認為符不符合？ (1) 我受到挫折時，總可以從我的家人那裡得到安慰 (2) 當我需要幫忙或忠告時，我可以依賴我的家人	1. 非常符合 2. 還算符合 3. 不太符合 4. 非常不符合 9. missing	0=非常不符合 1=不太符合 2=還算符合 3=非常符合 9=missing	將二題的分數加總，總分介於 0 至 6 分之間，總分越高表示其接收到家庭支持越高
初始家庭支持 (高中階段)	第三波				
初始朋友支持 (國中階段)	第三波	以下是一些關於你最要好的朋友的描述， 你覺得符不符合實際的狀況？ (1) 他(們)關心我	1. 很符合 2. 符合 3. 不符合 4. 很不符合 9. missing	0=很不符合 1=不符合 2=符合 3=很符合 9=missing	再將二題的分數加總，總分介於 0 至 9 分之間，總分越高表示其接收到朋友支持越高。
初始朋友支持 (高中階段)	第六波	(2) 我常會得到他(們)的一些幫忙 (3) 我受到挫折時，總可以從(他)們那裡得到安慰			